

的中爭戰日中

# 女界 世間 謀



編採寶楊

MG  
D7313367 34  
5



3 1798 8955 9

## 迷人的女間諜鴿子姑娘

小鎮沒有山，只那蜿蜒的小河，沒有名勝，但自有天然的風景。牠離開一個國際性的大都會並不遠，鎮外有一條汽車道，二十分鐘就可以到達那大城的。鎮裏還保存着朴實的風氣，雖然因為接近都會之故，現在，尤其是最近幾年，道德文化，風俗習慣這一切都改變得很利害。但這些，與鴿子姑娘並不發生什麼關係。

還在七八年之前。一個七八十歲的老者移居到這個小鎮上來。他購置了離市街較遠，一個多樹林的區域，那時的地價非常便宜，而老者錢囊似乎非常華麗。就在這多樹林的區域裏，老者築造了一座小洋房，非常精緻，據那些進這座小洋房裏去玩過的人說，裏面明窗靜几，有主人的書齋，擺了許多西洋文學名著，和日本文的農科園藝的書籍，還有許多綉裝的珍本古書。有會客廳，擺設得更富麗，絲織的窗簾，皮的沙發，還有北平的地氈。主人的寢室雖則沒有人進去過，猜想起來總也是非常舒適的。老者有五六個僕役，都是強壯的結實的農夫出身似的漢子。自從他進屋之後不久，他就在左近他買下的十畝田裏插了秧。

——做起老老實實的農夫來了，哈哈哈哈。

他的客人也跟着笑了。他的客人跨進這個屋來，是艷羨不置了。而老者也興緻很好的洩漏出他過去的一些經歷來。

——到過南洋，到過美國，到過日本，混了這幾十年，什都都沒有混出來。老了一不過總算還好，現在流到這樣一塊地方。呃，年老人總有些迷信，這一帶風水的確不錯，我預備終於是鄉，將來這付老骨頭就

葬在這裏。能够過這種生活，晚年也算幸福了。外面世界鬧得亂七八糟，是不是？

——是，是的。不過，老先生膝下可還有什麼人？這樣岑寂得只有一個人嗎？

——說起這個，我們本也是一仍大門第人家，可是，革命，革命就革掉我的身份，又革掉我三個兒子的命，後來沒有死的也死了，到是我偏偏活着，一個一個葬下他們。現在我只有一个孫女兒。她有她在首都的事，很難得來望我這個沒趣味的老頭兒。

後來，人家知道老者是前清某員勒。因為他的僕奴稱呼他「王爺」。

這位「王爺」在他的四週築造起風景來。他在屋前舖子草地，種了西洋的花，又把前面的一條河弄得水流清冽可愛，又掘了一個池子，仿北平的辦法，把池子裏的泥變成邊上的小山。除了這些風景之外這裏本有一個傾圮了的寶塔，只剩三級，人不能上去。有的客人勸他修造這個寶塔，可是他說，鮮明的寶塔沒有古舊而傾圮的寶塔可愛。

老先生風雅，風雅，客人這樣頌揚他。哈哈哈哈哈，這是他的回答。

一年之後，這一帶弄得整麗極了。老者養了蜜蜂，養了意大利鷄，還養魚，又種了桃林。總之，新式農場所應有的他盡有了。一到黃昏，他支了一根手杖，一條狗兒跟着他，在他的院子裏散步。遇到客人讚賞他，他就得意非凡的回答：

——我倒是個新式老農夫呢，哈哈哈哈哈。

這種笑聲在薄暮裏飛翔，在桃林裏飛翔，在小山上飛翔，還在他草地上飛翔。他又在鴿子棚的前面弄鴿子。原來他還畜養着幾對鴿子呢？他喜歡鴿子比什麼還利害，鴿子見了他，也忙碌起來，飛到他身上。這自然好看極了，一個七十歲左右的白髮老人，頭頂肩膀手掌上都停着白色的，黃色的或紫色的鴿子，右面

耳朶上也輕盈可愛的停着一個雛鴿，還有一個黑翅膀的鴿子則逆着他的馬掛撲撲的浮動，因得這黑鴿子找不到牠的地盤了。

一年又過去，那一年的附近的大都會裏發生了戰爭。國軍與敵軍抵抗了一個多月，才訂停戰協定。那個月裏，人們才看見這年老的祖父身旁，有一個美麗的姑娘伴着他。

這個姑娘長着一對又大又黑又靈活的眼睛，她看人的時候，總睜大了眼睛看的。她很天真的不知道害羞，然而這正是她風情的妙處。自然她是非常美麗的，否則這個鴿子姑娘的故事從那裏來呢。她祖父叫她鴿子姑娘，因此美麗的鴿子姑娘的聲名小鎮上的人全都知道。鴿子姑娘在戰爭時回來探望她祖父，一共只有三天，後來又走了。據說她在首都，機關裏做事，很忙，不容易請假。戰後，她又來住了半個月。那時從那大都會裏駛來了幾輛漂亮的汽車，裏面都坐着漂亮的年輕人。有一輛常來的汽車裏，有幾個漂亮的軍官。

鎮裏人知道鴿子姑娘的交際很廣，但他們也看慣了現代摩登女子，並不說什麼「俏皮」話，總之，鎮裏的人對「王爺」和他的孫女是另眼看待的。

於是五六年的功夫又過去了。王爺年老多病，他不很康健，有一個醫生常來看他，但他很樂意過他的岑寂隱士生涯。他的孫女不常來，也不聽見他說起他孫女，這美麗的鴿子姑娘出嫁的話。看樣子她在首都混得很好。老人家的鴿子則繁殖起來了。而五六年平靜的生涯過去後，國家又與鄰國起了戰爭。這次戰爭是範圍廣大極了，西戰場，東戰場，南戰場，都起了空前的激戰，敵國的飛機時常來空地轟炸，我國空軍也時常出現，到敵軍的陣地轟炸，還與敵機戰鬥。小鎮鄰近的大都會又戰得很凶，砲聲有時一直傳到這老者的耳中來，有時，一連幾夜砲聲不斷。於是老者病了。病了之後，老者官冒着危險，坐着汽車到都會裏去求

醫。他的孫女也從首都到這大城裏了常來探望他，有時伴了他去看醫生。有時是醫生帶了幾個護士來看他。這裏美麗的農場，美麗的小山，小林，小池子總算沒有受到戰爭的危害，但鎮上被敵機轟炸過幾次；死了很多的老百姓。

至於鴿子姑娘呢？她可以是一個年輕的女郎嗎？一向她是做什麼的呢？她在首都一個機關裏做事，許有人要說她是花瓶，放在機關裏做裝飾的，其實她辦事很認真。可是她愛玩意兒，她還常常談戀愛。她有很多很多的男朋友。從她的辦公室裏出來，她不在電影院就在咖啡座，到晚上，不在歌劇院就出現在跳舞會裏，很晚才回到她的住宅。她和一個女朋友同住，這友也是這一套，但她們不常在一起玩。

戰爭爆發了。鴿子姑娘似乎並沒有改她的常態，最初因戰事影響，電影院，跳舞場都變了傷兵醫院，她似乎沒有玩兒的去處，但咖啡店，酒店還會照常營業的，她常在那兒和她的男朋友一起出入。她回到她祖父那兒不過半個月，戰爭却已一連繼續了三個多月，敵機是時常來首都轟炸的。

這一天，是一個寒冷的冬初的多霧的黎明。鴿子姑娘因為接了一個電話很早就起來了。後來又來了一個電話，是一個崇拜她的男子打來的。這個男子驚訝她起來這末早。他說他要在五分鐘之後來到她那裏。這是一個戀愛場面了。五分鐘後，一個英俊的男子跑了進來。

——今天我放假了，難得有這一天假！

他靠窗立着，望着他的夢寐裏常見到的美麗鴿子姑娘。在他的後面的窗外，是多霧的黎明。市聲正在開始擾動起來。然而這一個大霧，已漸漸在太陽光底下溶淡下來了。這整個故事，鴿子姑娘的故事也是一個大霧，不過現在也快溶淡開來了。

——對不起，等我化粧一下，我們一同出去散步，找這末一個又小又乾淨的咖啡店，你請我喝牛奶，噢

鴿子兒。你要喫幾個鴿子兒？

——三個。

——不，你喫四個鴿子兒吧，你這末大的個兒。

鴿子姑娘輕盈地笑了，這穿着一身航空戰鬥人員的制服的少年也笑了。他們這羣空軍戰士，是現世享樂主義者。他們多數有一個足以驕傲的美麗愛人。而這些戀女郎又多數是嬌小的，因為和他們的魁梧的身體一比較，她們都很嬌小。戀上了鴿子姑娘已經半年了，他們是純潔地戀愛的，因為鴿子姑娘很純潔。鴿子姑娘回進她寢室，他聽見她的步伐的聲音，她在梳粧台上移動香水瓶的聲音。啊甚至她梳子梳她的光潔頭髮的聲音，啊，甚至她的心博動的聲音。

他坐在沙發裏，凝視牆上的一幅畫。這是法國十八世紀畫家琦昂。拉烏的雕刻家之戀。畫面上除一個雕刻家和他的裸體女像的雕刻之外，還有兩隻正在接吻的鴿子。這幅的故事，是雕刻家手製的一個象牙美女的雕刻像活了起來，他們戀愛起來的羅曼史。就因為這畫上的鴿子的緣故，她自稱「鴿子姑娘」，她男朋友也這樣叫她，原因是她很溫柔，令他們想起鴿子。

他忽然起了戀愛的忿念，她的女友這幾天，他知道不在這裏，只她一個人住着這屋子，至少他希望走進他從來沒有進去過的「少女的綉閣」去。他心裏竟因此跳蕩了。於是，他走到寢室的門上，輕輕推門進去。美麗的臥室。一張雪白的牀，一個大鏡檯，小圓几，書架，鴿子姑娘見他進來，彷彿本能地驚惶起來，於是他，一個空軍中尉，忽然看見窗下面靠牆，一排放着的，五個籠子，每個籠裏有一隻鴿子。軍事常識立刻告訴他，這些都是軍用鴿。鴿子姑娘真有着鴿子，這是她的變異，一個軍官所意想不到的事。

黎明的霧差不多已經消失了。

鴿子姑娘呆了一呆，可是他立刻迷人地笑了。不幸從這個迷人的笑裏，中尉辨別了出來，過去，她的純潔，都是裝出來的。現在她要利用迷人的笑來引誘他了。

她。他戀愛了半年的純潔的姑娘，一個……他不能相信。

他們沉默。

電話響了。鴿子姑娘笑一笑，脫身出來接電話。中尉的心却異常難過。

她向了電話筒說：「呃，我，鴿子——什麼？真的？——哈……哈……，你別是騙我，你真回來啦，那兒？那我立刻來找你，——我們一同去吃早飯。」

軍事常識立刻又告訴中尉，她的「什麼」和「真的」是驚惶，而「哈……哈……哈……你別騙我」以下是她臨時的急智，大概是電話裏報告了她什麼可驚的消息，後是她應付當時的難關的捏造一個事實。

——密司陳回來了，想不到。我們去找她一同吃早飯去。

中尉呆着，密司陳是和她同住的女友。

——幹麼？你？活靈地，她拉着他的手。她只化粧了一半，已撲好粉，塗好胭脂，可是缺了口紅。

——你沒有化粧好？

——呃，不，不用化粧了。早晨化什麼粧，我們快去看密司陳？

——你這末急？

——她不說話，就拉了他的手，忽然，頭向他一斜，就唱一們法國歌曲，是波特雷耳的「邀赴旅行」一首輕輕快的曲。中尉一下子決定了跟她出去了，同時一隻手放在一把手槍柄上。

可是門飛快的推開。五個憲兵，還有一個是空軍上校。這時，窗外的黎明的霧化得一點也沒有了。



——中尉！上校說，你別糊塗，把手舉起來。這裏四週都已經包圍上了。

中尉舉起了手。他差不多不相信地看看這們美麗的，曾經非常純潔，以心許了他，還不允許他辱侮她的少女。這個少女——一個……他差不多不能相信，可是她是一個女間……諜無疑。中尉說話了

——相信我，上校。我也知道。是女間……諜了。我剛才發現她的寢室裏藏着五頭軍用鴿。

——嘿，你還到了她寢室裏？你太辜負我一向對你的希望了！

中尉在隊伍裏，本是出名的忠誠可靠的，至少，他最近三個月裏，曾擊落了敵機十三架，得了一個金質獎章，他現在自己摘下這金質獎章，交給上校。

上校，——三分鐘前，她接了一個電話，也許是已有人報告她，說有人要來抓她，所以她急急忙忙要我同她去，上校，你能相信我，我一向知我的行止都很明白坦直的，你相信我。

——可是中尉，廢話不必多說，大概是你告訴，我們有多少架的飛機在這邊的機場裏，我們防空實力，還有最近我們飛西戰場的種種情形。

最後，他們坐着囚車，帶了那五個軍用鴿，向了軍事法庭馳去。

——在車中，上校說。

——我相信你，在這次我們的神聖的抗戰中，你不是會做一個漢奸的人，我已經相信你，像你相信這個金質獎章。我把它還你。我再委任你一個重大的使命，你得好好的執行牠，贖你的罪。

於是，晨間的美麗的冬初的太陽下，上校把一頭軍用鴿從籠子裏放了出去。

這時，中尉已駕駛了他的偵察機，在空中盤旋了三匝，鴿子撲動牠的麗潔的翅膀向東飛去，中尉在他偵察機裏，一方面望遠鏡看住了牠，一方面作水波式的飛行。飛在雲中間，在陸地的上面飛，經過了一

個山，一個城，又一個，中尉飛着，他心裏難過，可是又羞愧。他怎樣能受一個女間諜的騙？現在是飛，尾住了軍用鴿，這就是上校委任他的重大使命。如果他成功了，他完成了一個尋到敵方諜報機關的使命。如果這個諜報機關在敵陣地內，他立刻予以重大的轟炸。飛，尾住了軍用鴿。這到並不困難。

到附近那個國際性的大都會時，他看見這軍用鴿，到了一個美麗的山村的上空盤旋飛了幾圈，於是牠向一個小洋屋飛進去。中尉立刻取出照相，把這小洋屋，和屋前的小山，林子，農場，都照了相。他和軍用鴿一同飛了一小時又四十八分鐘。

還沒有到午間，那位「王爺」正躺在軟椅上看一本書，七八年來，他留了一些鬍子，很莊嚴，可是，意識裏他彷彿感到不安似的，他站起來，支了手杖到草地上散步。一個軍官忽然站在他的面前，用手槍對住了他。

——年輕人，你不能對老人這樣不敬。他說了舉起了手杖，作勢想反抗。他的四週立刻被許多兵士擁住。軍官奪下他的手杖。可是，這不是手杖，軍官只把手杖的下半奪了下來，一柄七寸長的利刃。槍聲響了。農場和小洋屋立刻由大隊士兵佈防，十幾個年輕力壯的農夫一個個繳下械，都上了綁，小鎮也戒了嚴。

這個軍官——中尉，他走進了小洋屋，他在書齋內的洋裝書內發現了挖去一塊紙的書裏藏着手槍，羅盤，望遠鏡在抽屜裏，自然，諜報部的文冊，若干印刷品，密碼，在客廳裏，翻開了北平地誌，看！一幅全中國的地圖，上面滿佈着紅色的記號。他的寢室裏，牀底上，一架無線電發報機，還有別的……這是敵人一個重要的諜報機關。而牠的經營，可怕，已經八年多些了。

而這個老者，經過仔細的搜查，發現他並沒有八十歲，也不是九十歲，他的白色鬍鬚是假的。他至多不

過四十歲。而他，確是前清一個王爺。至少，他還是非常有學問的人。不幸因為憎恨革命。更因為敵人重價買下他，他成了民族的敵人。

在搜查中。中尉忽然在發現桌子上，一個銀色的鏡框子。

這是鴿子姑娘的半側面影。她這樣美麗，睜着靈大又黑又靈活的眼睛，她迷人地笑着，這笑容是做作得  
非常純潔。

——鴿子姑娘，中尉輕輕的叫喚，我不幸愛上過你。不幸你是這樣不小心。你竟甘心地做了敵人的……他差不多要把銀色框子放入懷裏了。可是一個思想征服了他。爲了國象，沒有兒女之情。他把鴿子姑娘的照片取下來，撕碎。於是大踏步走到屋外，把紙片向空中一投。紙片飛舞，太陽光反射在上面，閃耀了他的眼。

他再起飛回首都復命時，一粒子彈正飛進了鴿子姑娘的胸，又一粒正嵌進了她的腦。

鴿子姑娘，中尉最後一次呼喚她，當他飛在太空中，鴿子似的穿過一片雲時，他已在太空中洗滌去了鴿子姑娘的微笑的麗影。

## 敵人社撰的中日女間諜

石川氏才把寢房門鎖好，跨上電梯，大都會跳舞場門內走進來一位身穿黑色西裝、鼻架黑色眼鏡、足蹬高跟皮鞋的婦女。當客人們被她的足聲驚起了注意時，她已跨入電梯了。『停』，石川氏命司機人停機時，那婦人突然對着他：

『失禮得很，先生是日本人石川嗎？』她用很溫柔的聲音調打着英語。

『支那人呀……』石川氏突然感到詫異，一時不知所云。

『到底沒有弄錯，先前法租界霞飛路的哈羅吃茶店內，不是曾開過一次國際文化聚餐會的嗎？在那裏我會見過你。』

電梯把他們送到了樓下，石川氏無奇地同走出了走廊。

『失禮得很，以前我好像沒有見過你。』

『那裏話，我原是无名的人，也難怪你不知道，我名劉廬琴，以後再來拜謁你。』

『是，以後……那處……』

石川和她分手後，就走向裏面屋子裏去，他邊走邊想，哈羅喫茶店內好似沒有這麼樣的女人，就是劉廬琴的名字，也沒有聽到過，那天到會的除掉魯迅，沫若，振鐸，六逸等外，女作家祇廬隱女士，莫非——也有其他年青女作家在內麼？可是她那件大黑花的衣服，穿了並不現出她的年輕來，頗有花謝色衰之感了。但是她那發育健全的體格，顯露着不可思議的魅惑力，假使她是文化圈內的人，那麼自然是中國的智

識階級中人物，然而她那粗俗的動作，和她的地位，顯然很不相稱，『所以這女人真是不可思議……』他一邊轉着門內的鍵，一邊喃喃地說着：『在這種事變的情形下，間諜也說不定呢！』

石川走進了房門，就把思索打斷了，命僕歐取了一杯咖啡來呷着，把買好的大公報晚刊展了開來。

八月九日大山事件勃發，上海戰雲密布，在十三號那天，到底促成了第二次上海事變的鬪爭，日以繼夜的砲聲壓住了整個上海的空氣，租界外的中國人，似雪崩般地流入英法兩租界來，無論街頭屋簷，溢滿了無家可歸的難民。

石川正爲着戰爭的勝負而懊惱，到了深夜還是輾轉不能合眼，忽然外面有人在打門，莫非蘆琴來了嗎？『進來。』

『晚安……呀你已睡了嗎？』說着話進來的女人，不是旁人，却是按摩女子藜利，她的父親是日本人她是一個很複雜的混血兒。

『藜利，你這時候跑來幹什麼？』

『我適巧有事到這邊來，所以順道來探訪你，竹田君今天來了沒有？』

『他今天沒有來，昨天來的。』

『那麼以後來不來呢？』

『那我可不知道，我不是竹田君呢！』

『……………』

『藜利你真的愛竹田君嗎？他有什麼地方使你這麼的顛倒呢？』

『是呀，什麼地方呢？正因爲他是日本人的緣故呀！』

『他多麼溫和，多麼可憐似的，又親切……我不知道，其實黎利所說的那個竹田君，却不是日本人。石川在東京某大學讀書時，和他一同攻讀東洋哲學系，他是南匯縣富農兒子，名叫楊柱逸，楊爲了某事件，父親被下獄而死，以後他就成了孤獨的人，自從出校後，住東京已有六七年。爲了他喜歡日本，就易名竹田繁。』

黎利憑着窗仰頭看着租界上空聽着轟轟的砲聲，突然衝破了寂寞空氣，向着石川道：

『喂！石川先生……』

『就是喜歡了竹田我黎利也是不中用的。』

『……』

『因爲我是沒有國籍的人呀！又是低賤的賣淫女！』可憐的黎利，她真的愛竹田君嗎？

『竹田君的家庭很高貴的……所以你想嫁他嗎？』

『我倒並不想嫁他，我祇愛他……我祇爲了這一點。噫！我希望有國籍，要是我命好也許是日本人。』

她細瘦的肩膀，背着窗而聳動着，嗚咽起來了。石川就站了起來，走近黎利的身旁說道：

『好了，黎利不要哭罷，下次我想法叫竹田君來會你就是了。』

於是把桌上的皮篋，遞給了她，但是石川却沒有勇氣把竹田的事揭穿。

『今天我個失禮……的確是這樣。』黎利勉強賠着小心，無精打彩地出了房門。在同一時刻內。

石川房間的反面，蘆琴的屋子裏，有一位年約卅左右，身材中等，面如處子的美男子來訪她。這人名叫脫衣卡，是猶太混血兒，這時蘆琴除去了黑眼鏡，她那細長的眼睫，釘住了脫衣卡的橫額。

『是呀，所以外人記者團中的糾紛，倒是先決問題，此外沒有其他理由。』

『那麼你……』蘆琴很妖艷地笑着。

『拜托你了，先把日本陸戰隊的配備狀態調查清楚，地圖畫好，那麼就可到手五萬元的酬勞了。』

『……』

『喂怎麼……飲一杯罷！』她拿起了凡而蒙酒瓶，倒了一杯酒，放在他的左腕上，她那中年的熱慾不可遏止地化在全體的官能內，把豐滿的腿股，架在脫衣卡的身上。

『呀！蘆琴！』兩人在擁抱的熱情下互吻着。

『蘆琴，那小子天天晚上老是那麼遲纔走……』

說話的是一位年近六十行將入巷的老人，深刻皺紋的臉上，嵌着一雙目光炯炯的眼珠。

『有事情呀！』

『沃，談不完的事情嗎？』

『松木先生……』蘆琴這般地稱呼老人，那是日本人了，可是方纔他却說着一口流利的上海話。

『松木先生……』蘆琴又重複地呼着。

『不要那小子來是可以的，但是誰爲我做事呢？』

『照你這麼說來，我做『事就不合你的意了嗎？』』

『也許是的！』蘆琴叉了雙股，吸着紙煙。

『紳士呀，單在屋內打圍轉！就完了嗎！』

『紳士，哈哈……紳士，實在可笑。』被稱爲松木的男子很不讓步地笑着。

『是呀，蘆琴，我來上海已四十五年了，可是有生以來，却是第一遭遇到危險呢。』

『有錢怕什麼呢……』

『不是這麼說，蘆琴……』那男子被女的搶白了一下，就疑惑他與方纔的脫衣卡有染，於是這平凡的老人臉上發揮着好色的神彩。

劉蘆琴是怎樣的一個女性呢？誰也不知道她的底蘊，她會與復旦大學教授葉某同居，葉為左翼文壇健將，文化運動中的主力份子，因此他也在文化圈子內出現了。從他個人的出身說來，他是四川人，曾為某新劇女優，有的說他是廣東某粵劇團的明星，也有人會見他在漢口大麗奇術團演過技，不明他到底是什麼出身。他學着宋慶餘的風態所以遍身穿黑，因此有人呼他為黑蘆琴或素服蘆琴，而他自己却這麼說：『爲了他的情人葉某，在反動運動中被犧牲了，所以他就穿素服，但是信口雌黃的她，究有誰信他呢！』

八月卅日午後六時。上海的街道上充滿了晚景，從南京路大東舞場內走出了四五個男女，他們直奔四馬路，同興樓的二樓某一角的房間，其中一個就是黑衣蘆琴。

『蘆琴女士，你做得真不差。』一個胖子穿了華服的男子一邊開瓶蓋一邊說。

『做得不差嗎？』

『不論怎麼……』

『不論怎麼，不見得如理想般的成功罷！』蘆琴青着臉，『第一松木的消息完全不知道……』

『不是有人說松木是中國人麼？』

『租界上多這麼說，上次事變時，他曾捲入漩渦，總之，他在外面的名氣很不好。』

『捉去了沒有？』



『恐怕捕去了，假如他被捕，那我就無法入租界了。』

『那個討厭。』

『所以我正在想呀！想命混血兒脫衣卡加入外國記者團內，去探消息。』

『果真名不虛傳的黑蘆琴！』其中一個高身軀的男人，指手劃腳地稱讚着。

『有了眉目，再看情形進展。』

『好的無論化多少錢，終得把情報探來，乘楊樹浦和吳滋連絡未斷之來，把陸戰是的配備狀況，軍需部軍庫調查的報告取得。』那個胖子接着說。

『那個自名竹田的確乎是本國南匯縣人，姓楊。』

『嘿，這個雜種，竟然做漢奸。』

『那麼另外一個日本人呢？』

『不像是間諜。』

『那麼是幹麼的？』

『不知道。』

『什麼路子，到底怎樣的呢？』

『那個傢伙我也猜不透他……但是讓我慢慢地來探訪他罷。』

『慢慢地，爲什麼？』胖子的目光灼灼地。

『把那個姓楊的捉到了再說。』

經過四五天的炎熱，纔把九月的初秋帶了來，在這一星期中，石川儘等待着竹田的消息，假使不爲他的

朋友竹田，他早已離開這毫無味的旅館了。自從事變後，楊的消息一直被迫着，他開始不安，在百無聊的時候從僕歐吃煙室，了一本抗戰畫報，他翻着圖畫，突然他從牀上跳了起來，畫中二大標題下，寫着肅清漢奸的大字上，有這麼一幅畫，是西門口竹園內掛着的二個人頭，其中一個就是竹田。楊某。石川的神志模糊了，遍體戰慄着，茫然不知所從。時，外面起了敲門聲。接着黎利的面伸了進來，石川狼狽地把畫報還給了僕歐，順口就拉着凳兒和他談話，黎利坐下後，默然好久。

「石川先生，我的哥哥是間諜。他戴着頭說。」

「什麼你的哥哥是間諜？」

「是，他不是我的同胞，不過我叫他哥哥的。」

「.....」

「我才生下來，母親就把我帶到一個貧寒的猶太人家裏，那裏已有一個也是混血兒的哥哥，所以我就同他一起生活了十二年功夫。」

「噢，我纔第一次聽到你說呢！」

「是的呀！誰的面前都沒有提過：：無賴不正當的哥哥。」

「那麼他做間諜，你怎麼知道的呢？」

「哥哥..... 於是他纔仰起了頭朝着石川。」

「他在這旅館呀！過着舒適的生活，好以很有錢的樣子，他做了：國間諜。」

「.....」

「噲，石川先生！黎利的聲調非常的嚴肅。」

「藜利，假使日本女性在你的場合上，那該怎樣？」

「這個……」

「假使是日本女性，假使日本女性那麼先盡力把『正義』說服他？」

「他要是不能理解呢？」

「殺死他自己也死……假使……這不可思議的一剎那間，二人默不作聲，祇有浦東方面的炮聲，飛機投彈聲，衝破這寂寞的空氣。」

「藜利快不要悲哀」。石川改變的語氣勸他。

「竹田已在昨天回日本了。」

「……」

「我在這二三天內也要動身了。」

「……」

「恐怕我們一時有機會見面，你當好好的保重自己。」

「到那裏去？」

「石川被他一問呆住了，莫非竹田的事她已知了麼？到日本去呀！」

「……」

「……」

「這是日本人的習慣。」

「日本人的皮氣也好，可是爲什麼他一聲不響的走了呢？」

八月二十左右，石川伴了纔從日本來的新聞社友人，到白渡橋體查飯店去。那靠着俄羅斯總領事館的大旅社，爲了戰爭的關係，停止了營業，內中靜靜地和廢墟一樣，祇有一層樓的酒排間內，日人開設了一片臨時咖啡店。

石川氏走了進去纔坐下，看見離他不遠的地方，坐着松木洋行的主人與太太，在以日本話打趣，松木洋行主人名松木五真郎，是最先到上海的日本人，他靠了資格，做着領袖，在租界內很有勢力，無論領事館，或民團，逢到開會，總有他的行跡，各機關都可自由出入。他十二歲時，由橫濱到上海，所以有人說他不是日本人，爲了他有四十五年的上海生活經驗，所以他的履歷已被人們忽視了。在昏闇的北四川路上，藏着四五個愛妾，其中最寵愛的一個手中積有巨萬資金，據新聞記者說，他的那位寵愛是「肉體美人」。如今石川突然想起來了，裝着難民樣地穿了粗草衣服，如着那黃色的均勻得似刀切過般的肉體姿態，活像劉蘆琴，這樣看來，她是間諜無疑了，石川見她在這屋內，已用着警戒的目光注意她，當他想起蘆琴的名刺夾入手冊中時，壞中的手冊突然失蹤了。他遍處都找過，可是沒有踪跡。他曾經覺得有輕細的手足，掠過。

『蘆琴你能說日本話罷！』

『是，略會一些』她微笑地答覆『可是我祇能說四五句極簡單的話。』

石川不由自主的說道：

『我用日語來同你講正經話呀！』

『什麼事呢？那倒爲難了，能否請你講英語……』

呀。好難看。臉色，什麼事使你這樣發怒呀？我們祇在這兒談了一下，你的手冊，就怎麼沒有了呢？」她搶着先說。

「你說我拿了你的手冊嗎？」

「是……」

「你說我拿你……名冊有些像間諜的行動？」

「是……」

「紳士，你不能把這個難題加在我頭上呀！」

「我已調查過了，」石川凶暴地說着。

「很好，我爲了要解釋你的疑惑，」蘆琴走近了二三步說着：「要是我沒有拿你的手冊……那你怎麼辦？」

「我以大和民族的資格對你。」

好，很好，那請你搜我。」

蘆琴把手中的皮篋給了他，把衣襟解了，電火熄暗，祇剩一盞臺燈亮着，石川目不轉瞬地照着她，在燈光之下，看她一件件衣服脫了，放在牀上，她那豐滿的乳房，姍姍的體態，動搖在石川的眼前，那媽媽肉體，一絲不掛地映在燈光下，石川不覺後悔。

「請看有沒有？沒有的話，要到你身上來搜了。」石川完全失敗了……那怎麼辦呢？難道他背後的三面鏡中有了抽屜麼？可是這種地方怎麼會藏手冊呢？明確的記憶弄模糊了，莫非當初……了疑心她是間諜的緣故，而錯怪了她麼？」

「石川先生……」那婦人面向着他，「在你道歉之先，我爲你而脫的衣服，須得替我穿上，」話還沒有裏

了，已把溫暖的身體，像蛇般地倒在他身上，在暗室中，熱烈地呼吸撫過了石川兩頰。惡夢一般地長夜過去了。

翌晨，石山又記起了他失掉的手冊和日記簿，他新鮮的理智，恢復了他的官能，他明白這手冊定是蘆琴盜去了。於是二三天以後，石川由旅館的門進出時，工部局警終是釘視着他，站在對門的行人道上，監視他的行動。

某天，他從食堂那走向廊時，拍拍之聲突然驚破了早晨清靜室氣，這是槍聲呀……石川一邊付着，一邊走，當他走近梯電時，在走廊的轉角處來了一個頭髮蓬鬆的女人，走近石川身旁時，不發一言地把一個包裹在他的衣袋內，又拼命向前跑了，在這千鈞一髮之際後面追來了兩個中國警察。

石川立刻回到自己房內，把那紙包打開，手冊和日記簿在此，其他如××××××配備狀態的地圖與××××××輸送的秘密報告書，都在內。另外還附着一封用鉛筆疾書的信。

『我本想把哥哥和女間諜蘆琴殺死，可是爲了子彈已盡，沒有殺死他們。』

『我可算日本女子了罷？』

『竹田先生處問好！』

把報石川拿到的間諜報告放在壁爐內燒了，把重要的東西放在口袋內，帽子也不戴地跑了出，走進閣樓走向廊下室時，外窗面壓壓地擠滿了人，在人聲喧擾的馬路中，藜利跌了足，披着髮，跟着巡捕在清微地過窗前。

一些也不怪她：

『可敬呀，藜利，』石川氏口中喃喃有詞，他緊握着口袋內的信件，熱淚不覺奪眶而出。

## 日本的女間諜川島芳子

### 一 梗概

日本，女間諜，川島芳子 Yoritiko Kawasahima 本來是滿清肅親王善耆之女，肅親王陰謀復辟，事敗後亡命日本，將女寄養在日本人川島平次郎的家裏，因名芳子。進學校時，穿男裝，改名金良太郎。十六歲時，失身於其義父，羞憤自殺得救。其後即放浪形跡，與浪人爲伍，流浪至大連，嫁蒙古王子凡珠兒扎布爲妃；不久與王子離婚，另與浪人山村同居。九一八事變發生，芳子充日本間諜，喬裝至關外，偵察中國軍事，勾結匪類，爲虎作倀；並密探蘇聯軍情，有功日本，頒給勳章。一二八淞滬事變中，她化裝成舞女，出入舞場，誘惑抗戰將士，刺取消息。熱河之役，又潛至關外，組織血義勇軍，自任指揮，後返日本，又來往東京長春北古天津之間，行蹤詭秘，從事秘密工作。民國廿三年夏天，任僞滿女間諜部部长，由長春銜命至津，鼓動便衣隊作亂；冒名范香白，出入舞場，擔任特務工作，並又在北平，設一酒樓，傳遞情報。是年冬，同一男僕返日本去休養。廿五年綏東戰事爆發，她又出現華北，改名金壁輝，任熱河民團軍總團司令，出沒東北內蒙各地，曾乘飛機受傷。廿六年春，回東京治傷。此次八一三事件爆發後，聽說芳子又銜命至滬，重作馮婦，將又有什麼把戲吧！

### 二 肅親王的女兒

民國六年八月間，北京發生一幕復辟的喜劇。

大家都知道申演辟的主角是張勳，那時張任長江巡閱使兼安徽督軍。駐節徐州，民國六年六月四日，張勳率兵至北京，與康有爲密謀。八月一日，擁宣統登極，不料北洋各督軍，宣言反對，倡義討伐，至十二日復辟即完全歸於失敗，張勳逃奔荷蘭使館，政府下令緝拿，於是連演十三天的復辟喜劇也就此閉幕了。這時在清室方面，有所謂宗社黨者，是由滿清皇室的餘孽所組織的，黨魁爲肅親王善耆。其實善耆也是一個傀儡，他完全受日本的浪人所操縱指使。

徐世昌得到日本肯援助復辟的消息，他即派陸宗輿赴日本，以收領交通銀行借款爲名，携徐自擬的復辟條件，試探日政本府的意向。此外另與日本協商條件，如日本政府肯出力援助，復辟事成後，以與辦兵工廠及軍隊警察一部份的管理權爲酬報。陸宗輿到日本，謁首相不得見，晤內相某，略探口氣，內相說：「這是中國內政，他國怎能干涉？」陸撞了一鼻頭灰，不得要領而回。

肅親王善耆雖在陰謀復辟時沒有露過險，但是他在幕後却活動異常。他在清末執權時，勢力很大，平日即喜歡結交日本的政客及浪人。他曾奉清帝命在北京辦警務學堂，聘請大批日本在鄉軍人及浪人做教師。在這一羣浪人中，有一個叫川島平次郎的，最得肅親王的信任，主持警務學堂的教務。

辛亥革命起義，宣統讓位，肅親王由日本保護，逃到旅順。他後來受川島平次郎等的慫恿，在大連組織日社黨，企圖復辟，一切計劃，都由川島平次郎和其他的日本浪人政客洽議。復辟失敗後，川島知道大勢已去，不可再挽，他便托故溜回日本去了。

當川島平次郎回日時，肅親王不知怎樣地竟把他的第八個女兒（也有說是長女或呼幼女的）送給平次郎（一說爲川島浪速）做義女，這個滿清親王的小女兒，便跟他的義父到日本去，她由義父取了一個日本名字，叫做川島芳子。從此她和肅親王脫離了父女關係，出了中國籍，變成了一個日本浪人的乾女兒。



川島芳子初到日本時，年紀還小，到十幾歲。她的義父原住住在日本東北的長野縣，爲了要把這個滿清皇室的血統女兒，訓練成爲一個十足的日本女性，最初先送芳子到松本女校去讀書，差不多受了一年的普通教育；後來又把她改穿男裝，用了金良太郎男性的名字，送到鹿兒島的男子中學去，從這時起，芳子就變成了一個女扮男裝的人妖。

芳子蒙得金良太郎的名字下，在男學校裏讀書，早夕和男同學們厮混在一起，並沒有給人家揭破秘密。但是她終究是一女兒身，在處女發育成熟的時期，當和異性們多接觸的機會，就免和幾個男同學發生生了曖昧的關係。事機不密給她的義父發覺了，要把她加以管束，她惱羞成怒，索性易笄爲釵，回復了女兒的裝束，公開地和男子們交際往來，發生了不少浪漫的故事。

也有一種傳說，芳子芳齡才十六歲時，她正憧憬於於處女時代的粉紅色的甜夢，不幸她的義父獸性勃發，在一個晚上破壞了她的貞操，那時川島平次郎已經是五十多歲了，芳子便在色情狂的暴力下做了犧牲品，她的神秘的處女幻夢，給那個人面獸心的義父所毀滅了，她受了這個重大的刺戟，痛不欲生，曾用手槍自殺未遂，祇受了一點輕傷。但從此她索性剪斷了頭髮，穿起男人的洋裝來了，這事經日本報加以洗染的記載，川島芳子就博得了「男裝的麗人」這一個別名。

### 三 嫁蒙古王子爲妃

一枝鮮花般的川島芳子孀，在被瓜分時，遭她義父蹂躪之後，喪失了處女的矜持性，此後，她便自暴自棄，開始過着浪漫的生活。

她的義父川島平次郎，收她作義女時，正像其他一般的日本浪人收養婢女樣，打算把芳子裝養成爲一個

尤物，待她長大後好當作一株搖錢樹；同時因為芳子是滿洲皇族的血統，正可以作一日滿親善的工具，所以就送她到男子中學去受軍國主義的教育。不僅要靠她搖錢，而且可以作政治投資的利器。

芳子朱身於年逾半百的平次郎後，便以自毅來感養她的義父，經過這一場不名譽的風波後，川島平次郎也無可奈何地放棄了這一塊蔡樹；從此芳子便脫離義父養女的關係，她逃出樊籠後，任性所欲，時而易變為弄，時而易昇為奴，爲日本報紙添了不少風流豔事的新聞資料。

芳子依仗了她的青春美貌，謀獨立自由的生活，於是一般狂蜂浪蝶般的日本青年，都像狂瘋般向她追逐，把她包圍起來。在這種環境之下，涉世未深的芳子，便變成了一羣不良情少年，大眾情人；芳子對於向她進攻的男子，祇要有相當物質的報酬，都可作入幕之賓。大有來者不拒之勢，這樣在她周圍，便發生許多爭風吃醋的樣色糾紛。

過慣了窮奢極慾生活的芳子，爲了要維持她奢侈享樂生活，終於經浪人們的慫恿，和一般資產階級公子哥兒們破裂，並和從前的情人們斷絕往來關係，她報名參加了黑龍會組織。

黑龍會是日本的一個間諜機關，原來日本自明治維新後，深知國家強盛，全恃軍備，他們觀察到世界軍備是完善的德國，於是在軍備方面極力模仿德國，不僅軍事的訓練組織，完全以德國爲模範，而素以神奇著稱於世的德國軍事情報，也爲日本軍專家所苦心焦慮模仿的一種重要組織，他們爲了要掩蔽人家的耳目，常借用各種學術機關，美名，如什麼「國粹會」，「文化研究會」等等，其實都是專做間諜工作的特務機關。

黑龍會是日本在中國重要的一個間諜黑網；日本併吞朝鮮，完全是由黑龍會一手包辦的。會中的中堅份子，既以朝鮮一役有功於日本，他們便形成了一個更完善的團體。該會爲了要實現日本傳統的滿蒙政策，

便各處收羅人才。同時物色有勾魂本領能迷惑男子的女間諜。這時川島芳子正在墮落將至末路的絕境，經他們發現了。好不歡喜，實在是獲得了一件寶貝一樣。

平日，日本收羅間諜人才，都要選取受過軍事教育的海陸軍人員，或其他具有特殊機能的。他們為什麼竟然會垂到一個浪漫成性的川島芳子呢？

原來在日本浪人心目中，芳子是滿清的一個皇族貴系，他便是勾結蒙古王公絕妙的一個香餌。他們都深悉蒙古各王公的性情嗜好，誰好女色，誰愛聚斂，誰好弄權，誰懷異志，他們能利用各種方法，投其所好，牢籠人心。供他們作侵略蒙古的工具，

日本浪人物色到川島芳子，便想佈置一個美人計的圈套，把她當作一種特惠，去博得蒙古王公的歡心，芳子在這種陰謀之下，她便被日本浪人護送到蒙古去，嫁給蒙古王巴爾扎布。兒子凡珠兒扎布做妃子。當舉行這喜劇式，滿蒙和親婚典時，用的是滿清禮儀式，禮節隆重，自有一番熱鬧排場。從此豔名傳遍東瀛三島的川島芳子孀，落花有主，滿清皇親貴女配為蒙古王妃，在日本人看來真是門當戶對，他們在這喜時，都衆口一聲。備致頌詞，美稱新郎新娘為一對天造地設的璧人。

#### 四 沙漠中的女騎士

過慣亡命流浪生活的川島芳子，配嫁了蒙古王子凡珠兒扎布為妃子後，在新婚燕爾中，她頗感覺到安樂與幸福。因為在她的周圍，都是異域新奇眩惑的東西。

在朔風黃塵席捲下的蒙古曠野，有的是廣大的草原，無垠的沙漠，起伏像海浪般的沙山，和生長紅柳樹像萍草般的牧場；還有那些綿長數里運鹽的牛車，千萬成羣像麕般的黃羊，灰黃的葦草叢間，有飛翔的鷹

薦鞏；荒遠的塞外途上，有蹣跚的駱駝隊；最使芳子感到興趣的，是那些壯碩軀幹而勞擅跑的純粹蒙古血種的馬羣。

蒙古人，不論男女老小，都擅長騎馬，而且精於射擊；他們跨上馬背，自由不羈，疾馳狂奔，像高翔飛空中的鷹鷂一般。王子凡珠兒扎布，當然不在例外，他常跨駿馬，馳騁荒漠作樂，有時帶了獵鷹，搏取飛禽爲戲，騎毘和射獵，原是蒙古王子日常的功課。

芳子初到蒙古，滿腔懷了好奇嗜異的心理，她特別喜好學習騎馬，凡珠兒扎布爲了要博取他新娶的妃子歡心，定期舉行了一次競馬會。

參加競馬者約三四十人，都是十二歲以下的童男童女，他們所騎的馬匹都很嬌小，競走的起點，設在各種藍白色的小幕前；幾十個童男童女，寬纏緩賽，引吭曼聲歌唱，繞幕徐行。等到一個喇嘛發施號令，三四十的小馬奔走絕塵而去。

芳子看到那數十個童男女騎術的精熟，驚異得爲之神往。到了決賽結局，得到最後優勝的却是一個年近十齡的女孩子，由喇嘛親自攬轡，引見王子及王妃，芳子看見那個女孩子玲瓏可愛，向喇嘛要求作爲她的侍女。

光陰過得很快，芳子配了蒙古王子才二三月後，恰巧逢着諾薩摩訶倫節，這是蒙古舉行參合宗教及賽會的一種儀式。在這個慶節中，表演一種天魔舞，舞者都蒙面具，模仿夜叉惡鬼及奇獸，佐以西藏的音樂，表現佛教古代史的情節；又有跑馬，比射，角飢，及相撲各種遊戲，這些在芳子都是破題兒第一遭看見，她目擊這種眩惑的景色，傾聽雪耳的饒鉞鼓聲，又嗅聞着強烈的香氣，她弄得像吃了醇酒一般地狂醉。

但是，在風和日麗的日本海島生長起來的川島芳子。住在朔風黃塵中的蒙古包中，是不能習慣地生活下

去，她漸漸地感覺異域生活的單調。遊牧民族的粗野生活，對於她祇是一種刺戟，她是不願她的青春生命，葬送在這個曠漠中的，她於是開始感覺到一種寥寂與苦悶。

芳子配嫁凡珠兒扎布，原想仗她的美態嬌姿，去受蒙古王子的愛撫，滿想乘王子在心神蕩漾春宵苦短的時候，百般撒嬌，在錦衾繡枕畔，宣傳大亞細亞主義，這樣才可以不負黑龍會派遣她的秘密使命。

不料剛勇成性的蒙古王子，平日只知騎射爲樂，不解風情，美色陣前，幾個惑濬，芳子雖媚眼流波，終唇巧笑，而終無動於中。芳子回想起她在日本時風流濤蕩的往事，舊情如夢不堪回首，蛾眉青黛，含藏着恨雲愁雨，對於王子，漸漸發生了惱恨的心理。

他是耐不住曠漠中的生活，她決定要逃回日本去。但是道路迢遠，預備作一次冒險長途的旅行，非要事先有充分的準備不可。她於是一面私下跟那個時候她的女孩子，學習騎術，一面四處向旅商探聽地理路由，及驛站的存在。這兩件事很秘密地進行，凡珠兒扎布老是日常騎逐爲樂，不知他的妃子已經懷了異志。有一天黃昏，從蒙古入察綏的太道上，有一個盛裝的少婦，身穿絳袍，騎了一匹白駒，飛也似的向東奔去，川島芳子從蒙古逃出去了。

### 五 投在土肥原的翼下

川島芳子單身匹馬逃出了蒙古，這真是出乎意外的一件事，日本的浪人最初聽到這個消息，還是半信半疑之間，一直等到芳子在日本出現時，他們才知道美人計的圈套已經失敗。他們對於芳子臨陣脫逃，雖不免有責難之言，但是他們仍舊要利用她作侵略中國的爪牙。

浪漫成性的芳子回到日本以後，又回復了從前的放蕩的生活。她常在繁華的咖啡館，舞場，旅館，或大

廈中，過着奢侈享樂的生活，她特別喜好和軍事界中人物往來。

這個時候，她不知怎樣地迷住了一個軍人出身的中年浪人山村，他們倆便同居在一起。

山村雖是一個退職的在鄉軍人，他仍舊在日本軍隊參謀本部總務處的直屬下充任副課頭目。原來日本的間諜組織有許多不同的系統，大致可分三類：一，直屬於中央的間諜組織，甚複雜的，又名華北系，是由參謀本部總務部節制。二，直屬於幹部的間諜組織，在中國，是由關東軍特務機關節制。三，駐節國外大使館的武官與情報處，和陸軍省有直接的關係，有時也受陸軍省直接的指揮。

山村妍識了芳子以後，看見她姿色既艷麗，又富於冒險性，於是便用心把積蓄訓練起來，企圖造就為一個幹練的女間諜。先教她學習中國語言，再教她關於軍事情報，測量，偵查種種的專門技術，同是還灌輸盡忠天皇的思想，和中國的傳統觀念及策略。

由山村的紹介，芳子到中國東北關東軍特務機關那裏去服務，這個時候的特務機關長是土肥原賢二郎。土肥原在日本軍部中是一個有數的「支那通」，他在民國十年以前，便以陸軍大學畢業生及一支那通的資格，在中國東北數省活動，他和關東軍的首腦板垣等主持瀋陽特務機關的事宜，並任東北官局的顧問，他在幕後，導演了華北多次的政治變動，他參加過第一次奉直戰爭，在第二次奉直戰爭中，他曾援奉方。把直系領袖趕到江南，從那時起他在東北方面，便變成日本帝國主義操縱中國政局的主要代表人。民國十五年國民革命軍北伐時，土肥原又竭力鼓吹奉直合作，他向田中首相獻計，策動了在北京舉行的奉直會議。奉直軍閥給北伐軍打敗後，他在東北，從事陰謀的活動。皇姑屯炸車的事件，他有重大的主動嫌疑。芳子被派到東北時，土肥原正任瀋陽特務機關長兼瀋陽市長，他見來了一個妍麗的佳人，肯投在他的翼下做一名侵略中國的爪牙，真是喜不自勝。他便以畢身所經驗中國各層社會生活的情形，以及中國當道定

人們的氣質性情，都盡量傳授給芳子，他會說一口純熟的中國話，自任教師，教芳子學習華北數省的方言，並且把她打扮得鮮花一般地，陪他出入東北長官的辦公室及私宅裏，借她的美色作鈎餌，採取政治及軍事的動靜。

從這時起，川島芳子便做了土肥原二賢郎有力的一個助手，她結交當地各界的領袖確切認識了他們各人的品格及特性，她利用種種機會，隨時調查當地駐劄軍隊的數量及所在地；調查各地的交通情形，及一切建築，電話，電報的裝置；訪兵工廠，調查設備管理及出品數量；統計該地的天然資源，及銀行金融的流通；並測驗該地民衆抗日的情緒，調查各民衆抗日組織的內幕等；在平日，芳子所擔任的工作，是很繁雜忙碌的。

## 六 嗎啡館女招待

芳子投身土肥原部下當女間諜時，最初僅在瀋陽一地活躍。土肥原看見她聰慧過人，而且富於冒險性，堪任更重要的工作，便派她喬裝到北滿一帶，正式充以軍事間諜。她的芳蹤，歷經北滿重要城市如瀘濱（舊名滿洲里），濱江（即哈爾濱），嫩江，吉林，穆陵等地，從事偵察軍事秘密。

芳子所應履行的職務，完全由土肥原支配。她扮作中國女子潛伏各地活動，她抵目的地後，喬裝作女教員，或遊歷者，先和當地的教育家及新聞記者來往；擷取文化界人士的信心，交遊既廣，便設法與當地的軍民官憲聯絡相當的關係。一方面偵察軍事的準備；及政治的變動，使特務機關對於中國東三省的國防，獲得最靈敏而又確切的情報，另一方面她憑着美貌媚態，甘言密語，從事遊說，轉移當地人民對於日本人的感性。甚或用多量的金錢，收買奸民順民，並勾結土匪，羅致為日本軍隊的別動隊。

日本間諜的羅網，滿佈於中國東北各地，他們表面上都是喬裝商人，有的開小藥房，有的開旅館，有的開料理店，也有開設嗎啡館或白麵莊的，這些都是間諜們的通訊機關。川島芳子出入各地時，常藉這些享受領事裁判權作護符的機關，秘密進行各種工作，她遇到危難時，常有許多其他間諜和浪人們與以接濟援助，以完成她所負的使命。

日本利用和中國締結條約上的特殊權利，不但可以在中國各地遍設公開的特務機關，而且還僱用大批朝鮮浪人，在各處小市鎮，販賣嗎啡白麵。日本人這樣的設施，並不單純爲了要麻醉中國的民族，主要的目的，還是爲了要便利於進行間諜工作。當川島芳子在東北一帶活動時，她常借嗎啡館與白麵莊作收買漢奸的大本營。因爲到這種地方去的，多半是受毒成性的無賴及浪人，分子又極複雜，既容易收買，更便於指揮。

待芳子爲了要避免人家注意起見，她有時喬裝爲中國少女，有時裝朝鮮姑娘，常出入那些毒窟，充作女招待，和吸毒的人，打情罵俏，特別和常到嗎啡館的兵士們表示勤懇，一次生，二次熟；她結識了許多的兵士。她選中幾個好色時下級軍官，陪他們喝酒打牌，大施誘惑的手段，或用美色，或用金錢，先後搜羅了許多軍官與兵士，作爲日本軍隊侵略中國的細胞新分子。

日本政府不惜供給大量的秘密費，專門用在間諜的活動上。川島芳子負了土肥原的使命，挾了數十萬的秘密活動費。出入東北各地。她利用這輩沒有民族保護及國家思想的軍民，先用黃白物使他們眼花繚亂，再用美色去使他們心魂蕩漾，使他們甘心地低頭作奴。這樣自南到北，自東到西，在東北四省各城市，及鄉鎮中，佈滿了無數的日奴與漢奸。

凡是芳子蹤跡所至，各處的日本間諜機關都和她互通聲息，更使她處處進行順利。據調查所得，在東北



「九一八」事變未發生前，在東北蒙古一帶，日本派遣有四百名「偵探士官」，是和川島芳子共同聯絡進行間諜工作。

等到川島芳子和其他日本男女間諜們，依照土肥原的計劃，在東北佈置好了他的羅網以後，便突然爆發了「九一八」的事變。引起這次事變導火線的萬寶山案中的中村震太郎，實際上是日本派遣在中國活動的一名軍事間諜，雖則關於他被殺原因及真相，至今不明，但是「九一八」的事變，確是由土肥原一手包辦而成的。

在「九一八」事變時，川島芳子在土肥原主持的關東特務機關中，大顯神通，她是土肥原親信的一個得力助手，在東北四省控制漢奸，消滅中國民衆的抗日運動，並鼓勵一部分的抗日軍隊附逆，實現了土肥原費一卒一兵而取得東北四省的陰謀毒計。

#### 七 偽冒俄國留學生

滿洲事變爆發了，日本以關東軍一師團及六大隊的兵力，侵進中國東北四省，在這個時期中，蘇聯獲得情報，即將遠東軍隊集中伯力待命。於是中東鐵路及西伯利亞鐵路一帶區域，日本的間諜們又四出活躍，川島芳子化裝潛至伯力，從事偵察蘇聯遠東軍司令部軍事配置。

當日本軍隊開進瀋陽，消息傳遍世界時，在伯力地方出現了一個姿色美麗的中國少女，她操一口流利的俄國話問該地旅行社的職員及火車站辦事員道：「我是莫斯科大學的留學生，是研究交通問題的，請問這裏有多少輛汽車，卡車和火車？」她一面很有禮貌地問這個，問那個，一面翻着她隨身帶着的一本很厚的記事冊，裏面都定有關道路交通的圖表及車輛的數目統計，並携有各種介紹信及證明文件，她的一舉

一動，活像是一個好學不倦的女學者，她是準備做一篇研究中俄交通問題的博士論文到當地來搜集材料的。

她到伯力才有一個星期，已經和鐵路局及旅館中的各種俄國高級職員很相熟了，他們聽見她說是莫斯科大學的女學生，更是對她另眼看待。有幾個俄國青年青官，驚於她的豔色，常常向她表示殷勤，帶她到軍人集會的俱樂部裏去走動；談笑取樂，她儼然做了軍人社交界的中心女性。

她每次結交到一個軍官做朋友時，她必定要表示她崇拜軍人的心理道：「我不喜歡和軍人以外的俗人倫夫交際，在我心目中，認為軍官是世界上最特殊階級的人物，你們都是在營中生長起來的，日和大自然接近，都有寬大的胸襟，你們穿着齊整的制服，個個都是雄糾糾地多麼漂亮，多這叫人看了生愛。在莫斯科，我有許多很要好的男朋友他們都是好漢，都是肯為國家拚命的英雄。我是把軍人當作另一種優秀的人物看待的，我只願意和他們做朋友，不管是俄國人，日本人，或中國人，凡是軍人，我都喜歡做他們的朋友。」

這個自稱崇拜軍人的莫斯科大學中的中國女學生，常用這一套的甘言密語，到牢籠一般血氣方剛的俄國青年軍官，他們都為她所迷惑了，葡萄在她的腳底鞋尖前，甘心做她的情奴。有不少的高級軍官，甘心做她的愛情俘虜，拜倒石榴裝下者，頗不乏其人。有的醉倒在她懷抱中時，作繭自縛，常常不知不覺地吐露了遠東軍各種軍事的行動及準備。

但是這個好學不倦的嬌豔的女學生，似乎還不滿足，她的臨時香巢雖築在伯力，但是他常常要求在熱戀沉醉中的軍官，陪她同到蘇聯沿海省一帶去旅行，於是在海參威及阿穆爾省各處的要塞地帶，不時有這一對異國情侶變變儂影的出現了。

這個鈎引俄國軍官迷惑青年將校的莫斯科大學的女學生，不是別人，原來便是浪漫成性的滿洲尤物川島芳子！

芳子受了關東軍的派遣，在伯力及海參崴等處，僞冒留俄的中國女學生日和當地俄國軍官交際，調查蘇聯駐軍軍情。刺探知蘇聯於「一九一八」事變後，對於備戰益烈，在「一九一八」前，蘇聯駐在貝加爾湖以東的兵力，祇有步兵四師團，騎兵兩旅團。經芳子調查後密報關東軍部，蘇聯已增步兵至十師團，騎兵四師，共計兵力不少二十萬人。

在芳子的密報中，更有一種驚人的新發現。便是蘇聯空軍設備的突飛猛進。均從空軍軍官方面，刺探得蘇聯已備有五百架的戰鬥機及爆擊機。她同時很詳細地報告伯力飛行場的所在，海陸的防禦工程，以及戰車，裝甲車的數目及所在地等等，都是芳子犧牲了色相而獲得來的確切的諜報。

日本政府為報酬有功勞及遮羞起見，曾經應軍部的請求送芳子一個燦爛的寶星和光榮的勳位。

### 在上海充舞女

民國二十一年元旦之夜。

在大上海都會的一角，北四川路虬江身口，一家華燈熒煌的日本舞場，門口掛着一塊霓虹電光的招牌，射出紅色的「桃山」兩個大字。

跳舞場內，禁滿紙剪的櫻花，滿室生春，幾個菲律賓音樂師奏吹着淫蕩的音樂。舞池四周並坐着肉感豐富的舞女們。在「雷夢娜」歌曲旋律中，夾着酒瓶裝塞的爆炸和女人們的笑聲。

從門外走進了兩個洋服男人，一個是常在這家舞場走動的日本人，形式上是一個老主顧，實際是專門給

虹口大洋妓館舞場作嚮導的中間人；和他同來的是他在一家賭場中新認識的中國朋友，這個中國人是在軍界裏擔任重要的職務。他們到這裏來，準備過一夜狂歡的生活。

他們坐下不久，便有幾個日本舞女過來向那個淺識的日本人打招呼。他叫其中一個身披白紗大肩，足登銀皮鞋，鵝蛋臉的舞女坐台子，陪着喝啤酒。

這個舞女到桃川舞場才半個月，她的名字叫做夏子。

爵士音樂嗚嗚地奏起來，在模糊的燈光裏，音樂台上裝着一支電炬，像輪軸一般地照射出眩惑閃動色彩。穿洋服的人，攙了夏子的手；走到光滑的舞池中，跟着樂曲的節拍，跳了一個探戈舞。

日本老主顧，獨坐在一邊，很熱心地注視這一對舞侶，在他嘴唇角上隱約露出一種得意的微笑。

夏子柔軟的腰身給這個見面才五分鐘的中國新客人樓抱着，她的身材並不高，腳上雖有一雙銀漆的蛇皮高跟鞋，但是面對着這個高大的支那男漢子，她不得不豎起腳尖。把她的額角輕輕依偎在對手的臉頰上。這種微妙的拂觸，使這個雄糾糾的軍人受到一種快感，夏子於是做了一個會心的微笑，她在迴旋的時候，故意把披在上半身的一件雪白透明的薄紗披肩飛揚起來，裸出她兩個肉感的肩膀，和一對飽滿的乳房。她半張開着眼睛，做出一種誘惑的媚態。

跳完了幾次舞，大家便弄得很親熱起來。那個日本人很知趣地托故先走了，留下這一個中國男人和日本姑娘。

——你的舞術真高明呀！

——多謝你的讚美。咳！我幹這種生活覺得真是乏味。

——你當舞女有多少日子？

——才學會不到兩星期。

——來上海不久吧？

——正是。我的家原住在哈爾濱，因為那裏有了戰事，不得不跑到上海來。在哈爾濱我有一個哥哥他在中國軍隊中當顧問的，他現在回到日本去了。我一個人到上海來，想找點事情做，因為人地生疏，一時不容易謀得職業，就在這裏當舞女。現在生活總算勉強可以維持，但是像這種愉快的事情當了一件職業去幹，那就沒有什麼興味了。

在紅燈綠酒之下，一個嬌艷的日本少女，細細追述她過去的身世，此情此景，誰都容易上他鉤餌的吧？這個令人愛戀的可人兒不是別人，就是川島芳子的化身。

川島芳子以舞女的姿態，突然出現於上海的日本跳舞場，是負有特殊的使命。因為自從「一九一八」事變發生以後，上海方面對日的空氣已至緊張惡化的階段，芳子被派來上海，繼續他的間諜生活。他化裝為舞女，出入於日本舞場，因為廣東方面常有許多的高官富商，喜歡在虹口一帶的日本舞場中逍遙尋樂，他想法結識廣東軍政界的重要人，以便刺探軍政情形；同時，他任關外一帶活動已久，乘間到上海來追尋尋會中的刺戟，另換一種新鮮的享樂生活。

翩翩美少年

民國二十一年一月二十九日的清晨。

上海這夜生活的都會，在平日，每天早晨是很清靜的。這一天的早晨却起了一個重大的變化。在每一條街上，每一條弄裏，充滿了賣報人的叫喊：

「快報，快報，日本軍隊攻打閘北！」

閘北方面隆隆的砲聲和虹口方面軋軋的機關槍聲，清晰可聽送入上海人的耳鼓內，空氣十分緊張，不僅中國人起了驚惶，外國人也都慌張起來。公共租界的萬國商團全體出動，沿蘇州河起一直到曹家渡，築起了一道防禦線。站在沙袋後面的英義俄國商團團長，傾耳靜聽着日本的砲隊，按着規則的節奏向閘北轟擊。

在閘北方面，在轟炸聲裏，天地旋轉動搖起來。到處是濃煙，火光，烈焰，叫喊，號哭，爆裂，鮮血，白刃，鐵彈，硫黃，腥臭，頭顱，屍身，磚土，磚石……閘北繁盛的市區，變成了一座恐怖的活地獄。在這個大悲劇場面的舞台前面，是固若金城湯池一般的租界！許多西洋人和高等華人大半是優哉遊哉在過着太平的生活。大日本帝國的人民們都在虹口區奔波活躍，他們心中都懷着一種共同的志願，希望海軍陸戰隊在數小時內把閘北毀滅成平地，他們都拿起了來福槍，從租界向外射擊，他們要給中國人一個教訓，叫他們知道買那一種商標的貨品。

幾個穿高等洋服的日本紳士模樣的人，坐了雪亮的汽車，車頭前插了一面旭日旗，趾高氣揚地從虹口方面直向租界風馳電掣地遊行示威。

黃浦江畔有一家轟入雲表的外國大飯店，這是一家專門供給外國貴賓下宿的大旅館，是上海西洋上流人士暢敘衷情的一個所在，華人不准入內，但是勢利的茶房却不敢擋日本人的大駕。

日本駐滬的總領事，在這家大飯店中開了一間大房間和幾間密室。那個大房間是日本領事館情報部，後方招待處，外國使館的軍事參贊，新聞記者，和日本海陸軍的武官，都集合在那裏吃鋤燒，喝啤酒，吸烟，談笑，離開旅館不遠，就是日本總領事館。

大飯店的門口，停了一輛有特別照會的領事汽車，看門的印度巡捕，看見草中坐着一個黑色小禮服的日本青年，他不敢待慢，急忙過去拉開車門。勢利的茶房頭腦，滿臉堆上笑容，深深地鞠了一個躬，上去招待這個精悍的日本貴客。

這個青年貴客，細小的身材，白嫩的面孔，態度俊俏瀟灑，他說要看日本領事的情報處主任及山村武官。這時候在五層樓上一間幽靜的小房間中，一個日本中年武官，正在鏡子面前整頓他身上穿的挺刮的軍服，他望着他胸襟前的勳章正在出神地作遐想。房門上起了一個剝剝聲，他喊一聲：「克明」，茶房拿了一隻盛名片的盤進來。

中年武官用眼睛斜望了一下名片吩咐茶房請客人引進房內。

笑容浮上了武官的臉。這個傢伙在五年前還是東京街頭的一個無家可歸的流浪人。他在九一八事變前，做了一點間諜工作，時來運來，他馬上飛黃騰達，從情報員升任做了日軍某部駐滬的武官，他的名字叫做山村，便是川島芳子的丈夫。自從他介紹芳子到關東軍特務機關那裏去服務以來已經有一年光景不看見他的情婦了，他們都各自克盡忠君報國的愚誠，雖則天各一方，但是常有魚雁來往，傳達消息，繼續互通聲氣。

山村最近被派至上海服務，他得芳子的通知，知道她也將追蹤而來。這一天川島芳子果然假扮了一個醜陋美少年來會見他情夫。

沿 室 外 的 喜 劇

川島芳子穿了一件黑色禮服，拖到腳跟的黑西裝褲，足上一雙黑漆的皮鞋，在雪白的襯衫頸口，打了一

個黑黝黝結，她走到房內，便脫下白手套，一骨碌朝一隻鴨鵝絨的沙漆盃，先吁嘆了一口長氣。山村武官滿臉笑容，過去盪她的手，她把身體往後一躲，一翻身立了起來，擡起了嘴唇，指着一個衣櫃說道：

「山村君，把我的衣裳拿出來，這種硬領和綳緊的禮服真不舒服，讓我換了衣裳，有要緊的話告訴你。」山村檢出了女人的衣裙。五分鐘後，芳子回復了本來面目，出現在浴室的門口。

——「嗒嗒！我的美麗公主！」

山村踉蹌地走過去，想奪過芳子。

——「怪討厭的東西！請你注意你的衣服，不要弄纏了，又要費手腳的。」

——「哈哈！你討厭嗎？你也要知趣，我是日本國的大和男子啊！對你，我是有權利可以管你，你不要忘記了我的恩典。」

山村故意裝出一口女人的口腔，滿臉橫肉上浮出一種狡獪的微笑，他很得意地要對芳子執行男子的權力，一步緊一步去逼近她。

芳子放出女人的手段，她的聲音有點嗚咽的神氣，她裝出忍不住受男人委屈，她發出尖銳的叫喊，用雙手來亂抓山村的面孔：

「嚇，你不能管我。你以為我是屬於你個人的嗎？別要做夢！我拿的是日本參謀本部的錢，馬鹿！你別要和我歪纏！」

這句話不打緊，竟觸犯了山村，這一回是男人真的生氣了。他那一張豬肝色的臉，變得紅一陣紫一陣，他用粗暴的聲音怒喝道：

——「賤人！不要胡說！大日本帝國政府參謀本部那裏會給你錢用。你是我的女人你是我的部下，你應該完



全服從我，這是命令！

芳子那裏肯服從，她是受過勳位的，她有土肥原做他的靠山。她並不生氣，冷笑地望著山村，噁哩咕嚕自言自語道：

——上海真是一個討厭的地方，我明天到滿洲去。

但是山村仍舊不肯放鬆一步。他大聲喝道：

「賤人！你想到滿洲去嗎？哼！你想到那裏去尋快樂嗎；你要去做貴人的太太嗎？沒有良心的賤人，你真是馬鹿！」

——山村樣，請你注意，你這種神氣太使我難堪了，若使給土肥原機關長知道了那還成什麼話？

這一句話真有效驗，正在生氣的山村馬上就心平氣和下來。他收起了怒容，又堆上滿臉發笑。

——哈哈！我的西太后，你說有要緊的話，你還沒有報告呢，最近你做了什麼工作，我想你一定又有很好的成績。

芳子不愧是一個幹練的女間諜，她就把她二個星期前喬裝舞女和中國軍政界來往所探聽來的秘密消息都說了出來。她已經繪過關北的地形，調查過中國第十九路軍軍隊的布置；她還結識了某師部的高級將官。說同時會化裝為青紳士，在租界各種大舞場中出入，交結了不少的富紳巨商，她利用她的化裝，深入各私人公館及俱樂部，獲得了真實的消息。她一古惱兒都報告給山村，由山村一一筆錄下來，預備報告給日本的軍部。

芳子和山村，久別重聚，有許多話要說，這一夜他們倆在大飯店的種種糾纏都不在話下。

在黃浦江一家高可廳天的大飯店的五層樓，是日本領事館情報部的辦事處；三樓和二樓，是寫字間，底層則分租給各種洋行，公司作為陳列商品的樣子間用。

在二層樓靠黃浦江的一面，有一家掛着洋商招牌的地產公司的寫字間，在洋經理室中，新來了一個中國女打字員，她是由公司中的華經理介紹進來的，她的名字叫金璧輝。

這是一個妖麗而迷人的少女，烏亮的頭髮揚得像海浪似地傾流在圓圓的肩上，一雙深黑的眸子閃着青春的花火，兩片猩紅抖動着肉情的嘴唇。在她的頭髮上透出一陣一陣醉人的香水精的氣息。

她有一個粉白的鵝蛋臉，一個成熟的圓滑身體，在寫字間工作時。不大多開口，幾個男同事對於這個新來的密絲金，雖則都有點心魂蕩漾，但是在華經理有力的保護之下，他們都只能露出一種可望不可接的神氣。

在吃午飯及下寫字間的，密絲金是常坐着華經理的自備汽車出去的。

她每天上午，終是很早的到寫字間，乘洋經理還沒有來前，她先看各種中外報紙，自不像其他的女人們只看影戲院的戲目或舞場的廣告，她似乎很關心第一版上的重要新聞，那幾天的報紙上都刊着中日戰爭的消息，她很用心地細細讀着。她的英文程度還不壞，等到洋經理到寫字間時，她是照例地道了一聲早安，報告當日報上的幾段重要新聞，接着便做洋經理吩咐下來的工作。

華經理爲了要拉攏生財及迎合大主顧們的心理，每當華燈初上，常帶這一位如花如玉的密絲金到大飯店和跳舞場去巴結許多社會上的聞人和紅人。

蜜絲金白天在寫字間中所擔任的工作，還不及晚上在飯店舞場中那樣的忙碌，他在華經理的導演之下，要去交際應酬許多聞人和紅人。蜜絲金每夜和男朋友們在一塊兒喝酒，宴會，跳舞，談笑。但是在盛放酒杯的餐盤旁邊常常放着契約合同，在音樂聲中，夾雜着討論價格的數字，娛樂不忘生意，生意不能缺少娛樂，這是做地產公司經理成功的一條天機！

在上海停戰協定簽字的一星期後，金璧禪向地產公司提出辭職，洋經理，華經理及同事們都有些依戀不捨的神情，但是蜜絲金推說身體有病，需要到外地長期去休養，他便要離開上海，只好辜負他們的一番盛情了。

但是常在舞場裏出入的上海洋行小鬼們，他們仍不時在幾家高貴的影戲院和舞場中，瞥見交際之花金璧禪小姐的芳蹤她是裝扮得比從前更妖艷更漂亮，手指上是雪亮的金鋼鑽戒子，耳上是兩顆翠綠的翡翠壁環，他像一頭小鳥撒依偎在一個矮胖的銀行經理的身邊，看上去她是極幸福似的。

但是好景不常，那個銀行經理有一天正在小公館裏吃早餐的時候，汽車夫遞過一張名片，名片上印的是「金璧東」三個楷字，上面另印了一行清鐵株式會社某某鐵路局長的銜頭。那位新寵的姨太太，露出吃驚的樣子，喊道：

「啊呀！我的哥哥來上海了！」

這個突如其來的來客不是一般人就如別的山村的花身，他是來尋川島芳子的。這一個美人局的結果，銀行經理出了一筆很可觀的旅費供給金璧東帶他的浪漫的妹子回到關外去。

淞滬停戰協定字了，一二八的血跡也漸漸地在上海人的印象中淡漠了。

芳子在上海，因為找不到戰爭的刺戟生活，她屢次喊着：「上海真討厭，我要到滿洲去！」但是山村要利用她做搖錢樹，要把她做美人騙局的鈎餌，捨不得放她離開上海。

大隊的日本海陸軍長官及士兵，開拔到虹口公園演奏凱旋歌，閱兵台上站了十幾個高矮不一的皇軍將領，和天之驕子的日本領事館的高級長官，大家正在興高采烈地歡呼萬歲的歡兒，從台邊擠滿着拖木屐穿和服的羣衆堆裏，突然拋出了一隻啤酒瓶的東西，轟的一聲爆炸開來，司令台上十幾個文官武將在天崩地坍的震動中，都滾在草地上打轉呻吟，日司令白川義則大將當場昏迷，植田謙吉和重光葵以下，斷手的斷手，折腳的折腳，有幾個平日虎視眈眈對着中國軍民射出仇視目光的武官們，他們的眼睛也給火藥炸瞎了。

這一天，川島芳子也在公園參加盛典，聽見轟的一聲，她的心像是給巨雷射中了一樣，耳朵震聾，只聽見耳鼓裏像有一張銅鑼，在亂鳴在半昏迷的狀態中，他的腿發軟跌撲到地上去了。

受到了這一次重大打擊，芳子感到了恐怖和黑暗，她每次回想到虹口公園炸彈爆發時的情景，便要抖擻着，尤其是在夜裏做惡夢時，便要不自觉地大驚小怪地呼喊起來。

山村看芳子的性情和行動，顯然地變換了，她常常歡喜喝烈性的酒，有時要注射嗎啡針，她無緣無故會借事撒嬌，大哭大鬧，有一次她喝得酩酊大醉，糾纏着山村叫他用手槍打死他。

這時候日本關東特務總關長土肥原二賢郎，由大佐升任少將。他打密電給芳子，說她在上海的任務已經

完成，叫她馬上到關外去。

芳子回到關外，這時偽組織已經成立了，芳子奉命用金壁輝的名義，收買流氓，組織便衣隊，同時糾集土匪，組織一隊鐵血義勇軍，她自任總司令，在黑山白水間做了許多擾亂地方及破壞中國軍隊的工作。

日本大舉進攻熱河時，芳子在長城沿線奔波活躍。喜峯口一役，日軍第十四混成旅團受第二十九軍痛擊大挫後，已不堪再戰，他們賴有芳子化裝出入我方的後方，密探中國軍情的虛實，終於使日軍得間突破某線，轉敗為勝。

當馬占山在嫩江作孤軍抗戰時，芳子曾乘飛機到哈爾濱，向馬占山遊說。這時馬占山正在黑龍江最高的軍事領袖，他禁不住芳子的一片甘蜜語，他便由土肥原作媒介，一度加入滿洲的偽組織，去領取大量的軍費津貼。

馬占山表面上雖接受了芳子的遊說，但是他並非真的要附逆。他不過打算從芳子方面先偵探秘密消息，並研究上肥原的機要計劃；以作抗日衛土的準備。等到他騙得了許多金錢後，他又潛逃反正，這一個變動，使日本方面受到一個很大的打擊！

等到日本侵略熱河告了一個段落，東京方面因為土肥原對付馬占山的措置失當，便召他回國，作爲土肥原爪牙的川島芳子，也覺得失却了不少威信雌風，不好，思回到日本去，她是百無聊賴地獨自在偽都長春勾留了幾個月。

### 一個舊日的情侶

芳子從長春潛回日本後，她整天陪着溥儀的妹妹溫穎及妹妹潤麟在東京鬧市，出入各酒樓，劇場，咖啡

館，百貨公司，舞廳。在銀座一帶那幾座金碧的殿堂，銀輝的室室歡樂場所中，常有他們的情影與芳蹤。夜上，他們到東京僑國大使館及滿洲俱樂部內，又又麻雀，推推牌九。

芳子才到東京不久，因為人家知道她是新從滿洲僑國回來的，立即給東京人士包圍着，問她長，問她短，想多知道一些僑國中的真實情形。才送走了一個來作訪問的新聞記者出了門外，又有婦人團體打電話來請她演講。想不到一個在中國專門做秘密勾當的女子，竟會給東京人士當作一個活寶貝，捧來捧去。她在接見新聞記者發表談話時，或在講壇上演說時，終不忘給滿洲國作宣傳，她對着一般懷着好奇心聽的聽衆，常大喊「到支那去」「到滿洲去」的口號。

於是在東京的新聞紙上，紛紛把芳子穿武裝的照片刊了出來，並用大字做標題，尊稱她為東洋的愛國女英雄貞德。這幾張新聞紙，在若干年前在社會版裏是曾經廣載關於這個「男裝的麗人」許多風流艷史的。靠了新聞紙的宣傳，芳子馬上成爲一個問題中的中心人物。正在東京過着陰天生活的青年男女們，都對於這個東洋的貞德，感到興趣，發生欽佩。他們忍不住使人透不過氣來的憂鬱，渴想打破那重壓在心頭的像雨季般的氣壓，聽了芳子煽惑的演講，都準備追在「皇軍」之後，到滿洲去尋求他們的樂土，於是大批東京都市中的青年男女們，都浩浩蕩蕩地向滿洲出發了。

芳子完成了他宣道師的任務以後。他仍舊不忘個人的享樂，在劇場舞廳中去尋求刺戟的生活。有一個夜上，他撇下了潤麟溫顯兩人，獨自溜到新宿區一家半夜舞場去，在那裏很少大官巨紳的蒞臨，正可以避免人們的注意，芳子這一夜穿的衣裝，是一個十足的矜矜而又華麗的摩登伽女的典型，一進舞場，便引起了全場人們的注目。

他揀了一個座位，流目四盼，突然看見左邊的座位上，獨坐一個風流倜儻的青年。啊！原來是那日本

青年富商伊東阪二，是他往年過着放蕩生活時的一個老相好。這個素以醇酒美人自娛的富商，是這一家舞場的老主顧。

芳子望着伊東阪二的石膏像式的明朗的輪廓；這一張熟識的臉，使她沉入了回憶的境界；她回想這幾年來的流浪生活，蒙古的曉星殘月，北京古城中的斜陽夕照，伯力的風霜，上海的狂飈，突然浮起了身世淒涼的感觸。她原來是個耽於浪漫及享樂生活的女人；但是經過了緊張的戰場生活，再想到人與人間的繁複關係，殘殺，毒害，陰謀，鬥爭，暴動，反叛，擾亂，犯罪，她的矛盾的的心境，也不禁發抖起來。她憧憬着那夢一般的過去，竟然情不自禁傷感起來。

伊東阪二也還認識芳子，他過來很親熱地握住了她的手，

「芳子孃，好久不見了，多麼好的音樂，我們跳一回罷！」

芳子像中了催眠術一般，就在柔美的樂曲聲中，一對舊日的情侶，像迴風一般地舞旋着。

在休息的時候，芳子把他過去的生活，都講給伊東阪二聽了。「我討厭這種生活，真我的不想再幹了！」——不要那樣想，你該幹下去，你不是比一般的良母賢妻和祇懂得跳舞及時裝表演的女人強得多了嗎？爲了你，我可以陪你同到支那去！更好的前途在等待我們！」

北平的蘇州胡同

在北平東單牌樓，有一家日商扶桑館內，一天來了一個穿和裝的日本女子和一個衣服邋遢的日本青年紳士，一同下榻該館，這便是川島芳子和富商伊東阪二。他倆影蹤很詭祟，在北平祇勾留五天，又倏忽地到天津去了。

伊東阪二是有生以來第一次到這座中國的故都來觀光。他天天跟着芳子遊紫禁城，頤和園，三大殿，北海，南海，中南海。這些皇家的建築，在芳子看來是感不到什麼多大的興趣，伊東阪二跟了他東奔西跑總是走馬看花地遊了一下。

北平原是芳子的誕生處和搖籃地，她對於這個古老的北京皇城，却並沒有什麼美好的印象。北平的各王公大臣的園邸，她都熟悉，在伊東阪二認為新奇有趣的景象，在她看來都是極平凡的東西。

不過這一次芳子到北平，她也覺得這個古老的皇城，是好像比從前漂亮的多了。至少那座污穢剝落的老前門已經大加刷新了，金漆輝煌，紅綠分明。所有破舊的故室，也都紛紛一新了。

伊東阪二每到一個宮殿，他是要徘徊欣賞中國的建築美。但是好動不好靜的芳子，她祇有在王府井大街上排列整齊的日本軍隊的鐵甲車，能够引起她的興趣。她喜歡在哈德門大街上溜躑躅聽。

北平的確變樣了，市面似乎漸漸地在繁榮起來。在「友邦」人士苦心經營之下，單在東單牌樓的一帶，沿街的舖子多半添設了新式的裝潢，改成了洋房的門面，掛着洋行招牌的藥房一天多一天起來了。同時還新開了許多的「邦人」旅館，和御料理館。

芳子這一次到北平來，並不是度新婚蜜月旅行的生活，她是負有特殊的使命，是和滿清皇室的遺老孤臣和潛伏在皇城中的間諜漢奸們有所接洽，進行他的特務工作。

芳子有時常推諉有事，她叫人陪了伊東阪二去遊北平，她自身在蘇州胡同裏鬼祟祟做着秘密勾當。

蘇州胡同是一個新興的神秘的區域，住在那裏的全是友邦人士和高麗棒子。進出的人，大半穿着整齊的西裝，頭上戴了一頂鴨舌帽，下身穿一條騎馬褲。同時也有歪戴着帽子的中國流氓，和幾個面色蒼白的「白面鬼」，鬼頭鬼腦地鑽進鑽出。芳子好像和他們都熟識，他爲了要避免人家的注意，有時穿了中國男人



的長袍，頭上戴了一隻瓜皮小帽，一歪一斜地走到蘇州胡同裏去。

這條蘇州胡同，和附近的幾條胡同都是北平出賣特貨的大本營。許多外裝看上去像旅館，飯館或藥房一類的舖子，他們都掛了有紅太陽爲標記的招牌，半公開地出賣特貨。這些都是變相的嗎啡館和白面莊。他們的主顧有紳士官僚，有拉車和要飯的，因爲吃嗎啡和白面，要比抽鴉片省事得多：打嗎啡針，只要一針，馬上就精神百倍，吃白面的可以放在紙烟裏吃，馬上可以過癮。

在這種出賣特貨的大本營中，除了嗎啡白面以後，還有海洛英，黃面，金丸，紅丸，快上快，黑膏，苦開因及鴉片，各種毒品，應有盡有。

芳子到蘇州胡同去，並不是去過癮，她是進行某種特務工作，因爲「友邦」人士們不但利用這種出賣毒品的機關，以麻醉北平的一般民衆，同時也正在利用這種掩護物以進行軍事的布置，及收買漢奸土匪，傳達情報，作擾亂地方的工作。

#### 偽國女間諜部長

芳子陪了日本青年富商伊東阪二假遊歷爲名，在北平勾留了數天。有一天晚上，他們倆會一度出現於御河橋北京飯店的跳舞廳中，這是民國廿三年三月二日的事，這一夜芳子雖和伊東阪二同去，但是他們並沒有跳舞。

到了第二天，北平的報紙上刊布了關於川島芳子來平的新聞後，芳子悄悄地離開北平到天津去了。不久，他已在偽都長春出現。

偽國執政溥儀改稱了皇帝後，這是他第三次做皇帝，川島芳子便被任爲偽滿女間諜部部長，在他部下共

管轄女日諜附屬機關三組，計大同組，大興組，大啓組三個集團，團員完全由女子充任，歸芳子分別訓練，並支配各種工作。每組設組長一人，副組長一人，領隊若干人，分任各分區活動的工作。

在大同組中所搜羅的人員，都是傾向於組織方面的旗籍浪漫婦人，他們所擔任的工作，專門去聯絡平津方面旗籍知識階級的人士，這一組可以說是滿清旗籍間諜的嫡系。

在大興組中所搜羅的人員，都是高等舞女及高等妓女，也有一部分是日本軍部前在東北考取的女特務員，特選擇姿色美麗及擅長交際手腕的女性，分赴北平天津，出入遊戲場，公園，舞場，歌榭間，誘惑軍政界人員，隨時探刺軍政要情。並聯絡知識界人士及青年學生，以美色爲鉤餌，引誘入彀，叫他們爲偽國效力。

至於大啓組中所搜羅的，都是中下等的浪漫婦女及中下等的舞女妓女，專門勾結一般在幫的秘密團體人員，或在地方上有相當勢力的特殊人物。

這三組偽國女間諜們的活動地，大半集中在北平天津兩地，北平東單路口有幾家最摩登的跳舞場，其中的主顧都是北平一般時髦的學生，大學教授，醫院的大夫，官僚的姨太太，公館裏的小姐奶媽們。裏面也有很多的漂亮舞女，有中國女人，日本女人，俄國女人及高麗女人，份子很複雜，每一個舞女都背後有人替他做有保護力的，他們特別喜歡招待的，都是軍政界中的大官要人。這裏便有大興組娘兒們在進行他們的特務工作。

在負有「小上海」別稱的天津日本租界中，大小妓院林立，這是天津舊式商人們尋歡的所在，北方人叫他們做班子或窩子。上等的班子，院子前都是紅漆大門，高大的風火牆，在白磁罩子的電燈上，和門口幾張大紅紙上，寫上許多的「花名」，像什麼花桂亭呀，花桂亭呀，金彩蓮呀，金如意呀，花蓮鳳呀，亂七

八糟地一大堆，也有寫着班子的名字，像什麼翠寶班呀，蘭芳班呀，都是天津的人肉市場。在天津日租界內，友邦人士爲了迎合一般時髦青年的心理起見，還開設了許多的大小跳舞場，雇用漂亮的舞女，以麻醉一般摩登的青年。

當川島芳子就任偽國女間諜部部长不久以後，在天津舞場中突然出現了二個紅舞女，一個本來姓陸的，改名小妹妹；一個姓張的改名小蝴蝶。這兩個舞女的姿色和舞術都超出一般舞女之上，因此艷名頓起。一般舞客，都趨之若鶩，給她們顛倒者頗不乏人。這二個舞女都是由關外來的，她們負有特殊使命，專門給芳子管轄下的三組女間諜機關擔任傳遞消息。她們每個月必有一二次要出關去，因此起了當局者的注意，沿途的軍警。曾一度檢查她們的行李，但是一無所獲。嚴加盤問，她們推說是受大連舞場的聘約去做舞女的，這時並有一個喬裝的日本商人出面證明，當局也無可奈何，眼巴巴地放她們到關外去了。

### 勾 結 石 友 三

芳子就任偽國女間諜部部长後，她又親自從長春到天津活動，住日租界須磨街北口闊家大樓，她率偽國派遣，勾結北平天津的漢奸們組織一個大規模的情報。

芳子自任天津情報處長，她拉攏石友三劉桂堂等充任中堅份子。石友三出身原爲長春人，他曾任國民革命軍第二集團軍第五軍軍長，兼安徽省政府主席，民國二十年失敗後逃往大連，二十一年被北平政委會爲委員。上海「一二八」中日戰事緊張時，他承日「偽」密令，在天津收買漢奸，勾通匪類，企圖暴動，事機不密，同黨張敬堯被刺，他即倉皇逃往秦皇島，後親至長春與日「偽」當局有所接洽。日「偽」允許繼續接濟以軍火及鉅款，他便回國，匿居天津日租界內，和郝麟，劉桂堂等分頭秘密活動。

川島芳子到天津來，她是奉僞命來指導石友三劉桂堂等組織別動隊和情報處。石等設中莫救國人民自衛軍司令部於日租界大同公寓內，遣入四出，攙編土匪。同時並巧立名目，成立了維和救國軍，及東亞同盟軍一類的僞軍隊，拉攏下野政客退職軍人共同參加。並指使郝鵬在津市組織便衣隊，嚮應日僞及閻變，企圖搗亂華北。這一切計劃都由芳子在幕後做策動的導演員。

芳子親自主持的情報處，其組織很嚴密，組內程序仿共黨組織法，分總部，區部，支部，小組等。總部內分偵查，宣傳，造謠，離間四股，其派出的黨羽，分別利用情感，美色，金錢或恐嚇為手段，擔任探訪軍事，政治，地形各種工作。月支經費五萬元，支部遍設各重要城市，吸收一般無知識的男女，作為爪牙。

石友三郝鵬等，在芳子的提綫之下，糾集了大批漢奸土匪，無知的愚民，先在河北省境內發動了一次香河農民暴動事件。不久，又在天津演了一次民衆武裝請願的把戲。

民國二十三年十一月二十五日的早上六時許，天津東馬路駛來了載重汽車兩輛，車中有四十餘名身穿黃色制服的人，前面有福特汽車二輛引導，中坐二個身材矮小的人，一路上從車中散發出傳單式的「聲明書」，聲明書的底下印上了華北自衛團司令王明及華北自衛團敢死隊長田治平的字樣。

同時在河北津沽保安司令部門前，駛來了一輛汽車，有八個武裝大漢下車，分頭把守東轅門及西轅門，忽然拉來了一百多個便衣人，自稱是華北自治請願團，手裏各執着小旗，寫着「實行自治」「反對白銀團」一類的標語，在津沽來保安司令部，市政府，及第一通俗演講所前繞立不去，亂七八糟地高喊口號。

這一羣都是由石友三等臨時招募來的流氓，他們每人每天發給一元，另給海洛英一包，饅頭四個，他們在市政府前請了願以後，便列隊至通俗演講所，分別佔居閱報室圖書館，嚼食饅頭鹹菜。門外有人拿了武

器守衛，不准閒人入內觀望。

有幾個新聞記者，設法進到演講所去，問他們請求的是什麼，及作如何打算，他們都瞠目不知所對，都說：「我們是奉命而來的」。

便在當天的下午五點鐘，這一般民衆代表們過足了癮後，關係方面派人前往勸散，把他們的制服解除，一齣武裝請願的活劇便散場了。

## 日本的世界間諜網

間諜工作在日本政治生活的各部份都佔有極重要的地位。就是在日本國內，偵探網也非常廣大。政治警察的觸鬚探入於全國各級人民；一切生活——勞動，風俗，文化——都受警察的控制。在學校中，教導孩子們說：凡是你們覺得有什麼可疑的事形，那怕是牽涉到你們父母的，你們都應該去報告警察。

日本的統治者在人民中特別培養一種仇視外人的心理。住在日本的每一個外國人的一舉一動很快就會被警察知道。據英國奧康樂教授在所著『日本的威脅』一書中說，在東京的一個警察分局中，甚至公開貼着『注意檢查福白司』的公告，福白司是前任美國駐日大使。

在帝國領土以外，日本的間諜網也同樣地發達。對外的間諜偵探工作底中心對象是：中國，美，英，蘇聯。日本の間諜和偵探在這些國度裏裝着各種不同的身份而工作着，他們或是外交官，或是理髮匠，或是僧侶，或是軍事參贊，或是商人，或是攝影師。在全世界各地都有日本の間諜在活動。例如像伊期，阿富汗，土耳其，希臘，沿波羅的海各國等，離開日本是那怕遙遠，似乎對日本是沒有什麼直接的軍事政治利益的，然而在那裏也有日本間諜在活動。

國外的間諜偵探工作受陸軍總參謀部第二科支配（海軍間諜工作受海軍參謀部管理）。這機關底職能並不限於軍事偵探工作，它也指揮政治的和軍事の間諜工作。

在總參謀部的指揮之下，更有關東軍，高麗駐軍，華北駐軍等參謀部，軍事參贊，軍事考察團等機關幫同工作。

除此以外，在總參謀部支配之下，更有各種「民間」團體和「愛國」團體幫着在國外做間諜工作。這些團體實際就是秘密的間諜機關，這些機關在正式的間諜機關不能公開活動的時候，便代替後者來完成「一切重要的使命」。

總參謀部領導下的國外間諜工作人員有好幾千，爲着這工作，總參謀部要花很多錢。爲了訓練幹部更設立有專門學校和訓練班。

在與日本軍部有聯絡的輔助的間諜機關中，最值得注意的是法西暗殺團體「黑龍會」。這組織產生於一九〇一年，是一個極端排外的國家主義團體，主張奪取滿洲和俄國的遠東區。這團體在日俄戰爭時代，在俄國後方曾經做了不少間諜搗亂工作。

日本政府在日本戰爭中，對於組織俄國內部的間諜搗亂工作曾經用去很大一筆款子。一九〇五年時卡爾，希爾弗利黑在柏林出版一本書，叫「黃金在日俄戰爭中」。據他說：日本政府爲了組織俄國內部的搗亂工作曾經費去一萬二千萬金圓。

若干方面的材料足以使我們闡明日俄戰爭時，日本間諜的活動情形。有名的社會革命黨的教授者河捷夫有很長一個時是「黑龍會」底代理人。鼎鼎大名的神父卡彭（引起一九〇五年流血事件的冷宮請願運動底組織者——譯者）從解典京城司督漢姆的日本軍事參贊那裏領有大批報酬，就是畢蘇茨基（前波蘭獨裁者——譯者）也從這軍事參贊那裏領過大批津貼，原來他們都是爲日本做間諜工作的。

有一件事情足以證明日本間諜工作底神通廣大：在一九〇五年戰爭時，日本軍司令對於俄國司令部的一切重要決定完全知道的。例如在六月一日東京方面已經知道了五月三十一日俄國司令部決定要在華坊（滿洲地名，譯音）開始進攻的消息。在俄國軍機大臣庫洛巴脫金和俄皇之間利用秘密電碼在商議着這個重要

的軍事動作的決定；可是這個密碼被日本の間諜偷去了。於是日本軍隊對於俄國軍隊的動作就早有了準備。但是日本的偵探還不僅在俄國領土內活動，日本的代理人更想盡了方法去破壞俄國在國外所預定的軍需品的製造，例如俄國政府向奧國軍火商定造五十萬發榴霰彈，但是由於日本間諜的活動，在這些榴霰彈的火藥管中都沒有裝進火藥。不用說這樣的榴霰彈是一個也不會爆炸的。

現今日本許多政治軍事領袖都會經「黑龍會」的訓練。例如前首相廣田弘毅的政治活動是一九〇四——一九〇五年時在滿洲和高麗做「黑龍會」底一個下級會員開始的。廣田於一九三五年在『現代』雜誌上發表的回憶中，不僅詳細地敘述了自己做間諜時的活動情形，而且還號召青年們都學他們的榜樣。

廣田內閣中的外務大臣有田也做過同樣的活動。此外有許多日本的外交官如駐德大使武者小路，前駐莫斯科大使太田，都同「黑龍會」首領頭山滿有密切聯繫。

法國右派雜誌『立·獨豈曼』（一九三六年四月號），對於頭山滿的活動有過這樣的敘述：

『頭山滿的一生都是一連串的冒險事業。』

他領了大批金錢來建立自己的組織。他在中國和印度發動種種紛擾。在日本，他推倒了首相和大臣，以便任命自己的人物。有許多暗殺事件都是他發動的。在一九三六年二月二十六日的東京軍事暴動中也可以看出他的魔手操縱的痕跡。他有很多有名的朋友：前首相犬養毅（犬養毅之被暗殺也是出於他的命令），平沼男爵（樞密院議長）；現任首相廣田（現任外相——譯者），土肥原將軍和數百個其他人物。

日本偵探的工作方式非常周到嚴密，他所搜羅的人很廣。

在招募中國去的間諜時，在日本人中最先錄用的是通曉中國語言風俗的日本人，主要是生在中国的日本人。在中國人中，最先錄用的是在日本讀書的留學生或生長在日本的華僑。此外也常利用日本和尚，因為



這種人對中國的語文，文化和歷史都熟悉，比較便利於做間諜工作。

在歐美各國招募間諜人員時的用人原則也很值得注意的。例如在英國，日本用間諜人員，通首總走美，德，法等國的人。當然，如果招募得英國人那是最好了。日本的間諜機關底主要任務就在當地人民中建立廣大的間諜網。在蘇聯，他們除了白黨以外，更樂於採用托羅斯基主義者和「他種人民公敵」。

日本的間諜偵探的「工作」方式很多，如：威脅，力誘，恐怖手段，下毒，搶劫，暗殺，爆炸，放火，顛覆火車等等。

#### 日本在英美二國的間諜工作

上面已經說過，日本間諜工作底主要對象是美，中，英，蘇。在日本間諜偵探機關中服務的所有各種民族和各職業業的人物，有英國人（如脫列皮契·林肯，前英國國會議員），印度人（如澄拉塔譚），中國人，美國人，德國人，波蘭人，白俄等等。

日本間諜，尤其是「黑龍會」會員，在印度和其它英國殖民地的活動是那麼厲害，使得密勒氏評論報說：「不列顛政府認為，關於「黑龍會」在印度和其它殖民地的活動，在目前還是不要聲張而講究對付手段來得好一些」。

日本的間諜網在澳洲，在新加坡，在新西蘭，以至於在英本國，都已經伸張到了主要的政府機關。

日本在不列顛帝國內的主要偵探對象是海軍和軍需工業。  
東京的海軍總參謀部不僅關於各種軍事建築的進行狀況有詳細報告，而且對於海軍造船工業的各部門現狀都有詳細研究。

日本海軍省經常取得有英國海軍當局的各種秘密文件的精確抄單。

密勒氏評論週報說：『日本人自以爲他們的間諜工作做得比英國人好……。但無論如何，在亞洲方面，他們是勝過於英國人，因爲在這裏種族問題對日本有太大幫忙。不論英國人怎樣努力，他總難於變成一個中國人。然而日本人同中國人是很相像的。語言文字也有很大作用。日本人學中國語文就已經很困難了，然而英國人是幾乎沒有希望可以學會的……。』

日本的間諜在美國比在英國更積極。在全美國各地都有日本的正式的和非正式的間諜，或是考察員和『研究員』等等。在紐約某一條街的一所大廈中，設立有一個機關，這機關所掛的一個小小的牌子上寫有這樣的字：『日本陸軍省駐紐約研究局』。日本海軍在舊金山方面設有同樣的機關。總之，日本間諜在美國可以享受完全公開的活動環境。

在一九三六年，美國破獲了許多日本的間諜機關。各機關所偵探的主要對象是美國的海軍，造船業和海軍根據地。日本間諜機關所收買的一個美國海軍軍官哈利，湯姆遜收集了關於各個軍艦的情報。他偷到了軍艦上的記事簿，信號，密碼等。他把這些密件統統交給了日本駐美大使館裏的海軍軍官宮崎。在湯姆遜被捕以後，宮崎就秘密地離開了美國。不久後，又破獲了另一個海軍軍官約翰·發恩叔司。

發恩叔司是比湯姆遜更大的一個間諜。他在日本間諜機關裏已經服務有好多年了；他同日本海軍參贊有直接往來。

發恩叔司利用了自己在海軍界的人事關係，看到了許多秘密文件。他偷到了完全秘密的一個美國海軍作戰計劃；而且把它轉交給了日本的『外交官』。他用同樣方法偷到了關於美國軍艦的砲火能力，海軍的勢力和其它各種重要消息。

發恩叔司是一個經驗豐富，記憶力甚強，而且具有極大的軍事技術知識的間諜。任何機器構造和圖樣，祇要一經過他眼睛，他就可以把它重畫起來。所以日本間諜很器重他。日本間諜因為借重於他，經常可以得到美國海軍的一切秘密。這迫着美國海軍當局在發恩叔司被捕之後，把海上作戰的戰術和秘密信號等完全改變過。

一九三七年二月，在古巴的哈瓦那破獲了一個日本人所領導的間諜中心機關。在他的屋子裏找到了美國許多軍港的地圖和美國海軍的密碼碼，據他供認日本駐美國的外交官是同他一起從事間諜工作的，至於下級的偵探人員則多冒充為移殖的農民。

日本間諜為要發展自己已在美國的活動，常以各種方法來掩護。例如日本的漁民常常在美國的太平洋海岸和阿拉司加州沿岸從事攝影。據美國國會議員達伊蒙特說：「日本對於阿拉司加州的海岸線和阿留地羣安島的情形完全同我們一樣熟悉，或者比我們知道更多一些」。

日本間諜對於巴拿馬運河更加注意。日本人在運河地帶精細的份佈自己的間諜和破壞搗亂人員；以便在邊境爭戰時破壞這運河建築。這種陰謀如果實現，可以使美國太平洋艦隊同大西洋艦隊隔絕起來。在運河地帶的要塞區域附近，滿佈了日本の間諜人員，他們都假充做理髮匠攝影師，裁縫等。[Panama-American] 日報寫道：「這一支以剃刀和縫針為武裝的佔領軍的人數非常衆多，而且很易調動他們可在幾小時之內破壞運河工程」。

#### 處在日本間諜網中的中國

日本軍部間諜機關的密網滿佈於全中國各地。往往日本の間諜混入了中國的機關。

白俄謝米諾夫是日本偵探機關中的一個老工作人員；他領導滿洲白俄的一切間諜搗亂工作。內蒙方面的俄諜工作由 Ya tiguuro Sadaaku (他的綽號叫「白髮隱士」或「蒙古王」) 所主持，此外，甘肅，寧夏，新疆，西藏及其鄰近各地的間諜搗亂工作都是這位「隱士」所策動的。

不久前日本間諜機關又派了一個林島「博士」到內蒙去。他如今領導着張家口的日本軍事考察團。在中國各大城市中都有日本偵探存身其間；但他們在名義上是攝影師，理髮匠，和尚，小販，總奴，烟館主人等。如不久以前，在鄭州被獲的一個間諜機關是以文化機關自稱的。

日本の間諜機關常用威脅收買的手段招募自己的代理人。在這手段失去靈驗的時候便採取種種有效手段。例如，他們起先用各種方法把德王勾結去做自己的傀儡。後來他們又用同樣方法去勾結沙王和其他內蒙要人，後者未被誘惑去。可是沒有過多時候他們就多「暴卒」了。(以下有一段是敘述關東軍特務機關辱松室的活動情形及其秘密報告的。)

### 土肥原將軍——『遠東的勞倫斯』

在著名的國隊間諜中間，日本的土肥原將軍無疑地佔有重要地位。他是頭山滿的門徒之一，他在做下級軍官時，就專門從事於對華間諜工作。他的第一次『偉業』便是組織石友三的暴動。

在二九三一年，土肥原領導了日本在滿洲の間諜機關——哈爾濱軍事考察團。九一八事變後，土肥原就跑到天津去，把傀儡溥儀偷了去做皇帝。在傀儡國政府都是從前土肥原在中國搜羅的一些賣身投靠的人士。土肥原想拉攏把較有名聲的人物到傀儡政府中去，他看中了當時在領導抗戰的馬占山將軍。他要請馬將軍去做軍政部長，並且願意贈送大批現金給馬將軍。接洽了好久，土肥原用去了一百萬元日金，可是馬

將軍非但沒有答應去做部長，而且繼續領導着東北的抗敵戰爭。

日本間諜機關想收買馬將軍的企圖的可恥的失敗，使土肥原大倒其霉。日本總參謀部不得不把土肥原調開滿洲，給他一個少將頭銜，並且任命為日本國內駐軍的一個旅團長。

但不久後，土肥原又出現於滿洲了，不過在這一二次他已經是關東軍特務機關長了。從此，凡是在中國，滿洲，西藏，蒙古，新疆等地的日本間諜機關都受他的節制。他常到中國各地去旅行，實際就是檢查他的下屬的工作。外國報紙說土肥原是中國許多次內亂的幕後發動者。

土肥原也組織白俄匪徒，使他們混入蘇聯內地做間諜，破壞，搗亂等工作，或者使他們安居在那裏，到戰爭爆發時待機而動。

一九三五年底和一九三六年初，土肥原在中國南方做了一次長期的旅行。他關於這旅行的報告書的墨跡還沒有乾燥的時候，就發生了西南事變。

如今，土肥原已升為陸軍中將，任日本第十四師團的師團長。

土肥原是很重要的，經驗豐富的日本間諜，外國報紙稱他做「遠東的勞倫斯」。然而土肥原是更要重大一些。他是亞洲大陸上的「大規模戰爭」底策動者。他在短短的五六年之間，從一個陸軍上校而升到了陸軍中將。官升得如此快，在帝國主義軍隊中是很不容易的。例如在一九三五年時刺死永田將軍的那個法西軍人相澤，在軍隊中服二十五年了，只得到了一個中校的頭銜。

#### 蘇聯領土內日本間諜工作底幾個實例

白俄領袖米諾夫等在土肥原及其同事的領導下，在滿洲訓練許多間諜人員，把他們派送到蘇聯來。在一

九三六年，日本派了批白俄間諜到蘇聯來，後來都被捕獲槍決了。

日本招募間諜偵探工作的代理人常採用各種不同的手段，曾經發生這樣一件事：

有一個蘇聯公民向來是很守本分的，後來把他派到駐日本的蘇聯機關中去服務。他常到飯館和其他娛樂場所去遊玩。在那些地方，他認識了一位「貴族式的」非常美麗的女子。有一次在一家非常時髦的飯店的一角同這一女子相會的時候，忽然跑來一位穿軍服的日本男子。自稱是這女子的「丈夫」，他同這位蘇聯公民大吵，說他損害了他家庭的名譽。正在鬧得不可開交的時候，來了一位穿便服的和事佬，勸那個日本軍人不要鬧，勸當和平解決。那個蘇聯公民正處在患難之中，把這和事佬他作自己的救星看待。事情是和解了，然而代價如何呢？那個蘇聯公民簽了一張字據，聲明願意供給「調停者」所感興趣的某種關於蘇聯的「情報」。而這位（調停者）却正就是日本的間諜。可是一簽字之後，他就落在那位（調停者）的掌握中了。他因為怕這（調停者）把事情宣佈出去，他便順從地執行一切間諜工作。這樣便越陷越深以至完全變成了日本間諜和祖國的公敵。

從這實例中不僅看出日本間諜的陰險手段，而且可以看出他們是完全以政治上不堅定的人為對手的。

不久前，最高法院軍事法庭在史伏侯特奈城審問了一件間諜案。這是日本間諜機關領導下的在遠東鐵道上做間諜破壞工作的托派暗殺破壞團體。這團體的首領是一個多年的日本的老間諜阿凡巴黑，他設法混入了阿穆爾鐵道做事。在這團體中，除托派以外，更有少數黨人，高爾察克匪徒，社會革命黨人，右派等。阿巴黑供認說：「日本人要求我們做大規模的搗亂破壞工作，燬壞機器，放火焚燒工廠，他們要求在日俄關係緊張的時候，特別加緊做搗亂破壞工作」。這些間諜完全執行了日本間諜機關的命令。後來他們的事跡被庫伊貝攝夫站的黨員凡獨金發現了，於是他們便把凡獨金用毒藥毒死，以圖滅口。

## 日本在華北的間諜工作

日本人究竟用什麼手段，能够迅速地侵佔了華北的？無疑地，間諜，被收買者，與那要去軍閥時代老已早見用於日本帝國主義的好細，在這裏邊演了巨大的角色，特別是過去十年間就在中國設置了稠密的特殊代理粗的日本的軍事，政治間諜機關「特務機關」。

「特務部」是一般熟知的在滿洲扮演過的那些角色，在滿洲人家叫他們做「軍事機關」。我們記得滿洲事件那一年，「間諜機關」的主幹，日本重要的靈感家之一，在中國的探險家，陸軍大佐，現在的土肥原將軍，就在他的崗位上，時而去瀋陽，時而到哈爾濱指導「大變革」。奪取滿洲之後，一九三三年，土肥原爲着那種職務的履行便去北平，那兒，在他直接指導之下繁殖了抓取整個華北的稠密的日本間諜網。

日本 華北的軍事，政治的偵探基礎被土肥原弄得愈加鞏固起來了，給他的後繼者·生徒，頂頂大名的和知大佐發展起來了。這個人是華北日本陸軍參謀部的第二首腦，他負責指導秘密的所謂的特務部的工作。他跟那全世界聞名東方勞倫斯「特務」領袖土肥原一樣能幹。

蘆溝橋事變的前兩月，在一切日本的軍閥秘密的和公開的代理人之間特別顯得格外的活躍。據中國報紙上載：五月初和知大佐在天津召開了一個華北一切「間諜機關」的指導者及其支部大會。這之後，過了兩星期的時光，日本軍事工作者和代理又在上海開了一個大會。這些會議引起中國報紙巨大的注意，五六月間，報紙上閃耀着特別的標題的論文和新聞記事：『日本的代理人爲什麼活動了？』『那麼多的日本軍部的人員在上海幹什麼？』

無疑的，在這些大會上，對於日本採取挑戰的那一新階段（從七月七日蘆溝橋事變開始）的最後的預備方策已經商討好了。因為這關係，在中國的新聞記者寫了一篇有趣的論文，裏面引用了「間諜機關」的領袖們在天津會議上通過的幾個決定。

這篇論文中引用的材料，指示出在天津會議上已經決定取銷太原正式的「間諜機關」，而用廣汎的由於當地居民所組織的違法的「Red Guard」來代替牠，除此，還要創設特務（附屬小機關）的連環圈，在毗連着山西省的察哈爾，綏遠，河北，河南各部份。顯然，日本偵探巨頭認為在冀察區以外有基礎：：他們可以同那些反動勢力相勾結，藉此，間諜機關正好到地下室去活動。

在天津會議所製訂的大綱第二部裏邊，附註着：「變更山西的特務工作，引進基本的場合中，詳細地闡明認為目前形勢尖銳化的日本偵探的新的進程：

(一) 特務須儘可能地繼續強化已保證着有迅速而有效的侵入中心的可能性的山西邊疆縣份的工作；對於在極其軟弱狀態中的親日份子的行動實施刺戟。

(二) 必須徵集大批居住在華北其他各省的山西小商人；適當的預備之後，他們必須回到各人的故鄉去實行偵探工作。

(三) 必須擴大徵集不得志的政客軍人，尤其要特別留心利用被退職的文官和被貶黜的武官，因他們都是被當局陵辱的人，會提出自己現成的材料來利用的。

(四) 在已服從訓練的僧侶之間，須注意強化徵集，分派有效的工作。

(五) 在中國複雜的各種「政治的投機份子」，與各種黨派的人員之間，必須強化徵集，留心幫助他們活動，因為這些人都有着他們自己已有訓練的根底，可能把惡意傳進那摧毀着中國國民的聯繫的中國知識份



子層中去的。

不用詳細地列舉日本軍閥這種有效的綱領的以下要點，因為他專有的犬儒主義的特徵由這些片段已表現得够多了。特別注意這五點，就不難推想到：在『政治的投機份子』之下，和知大佐已理會着那第一流的中國托洛茨基份子眞真是『有良心地』在替日本帝國主義勞動。

爲着要把日本在華北的「特務」特徵說周詳一點，還得補充一下：日本人廣泛地實行設置着許多各種各樣的從事於有效的偵探工作的正式機關，舉例來說，一般所熟知的庸報的偵探角色就有一個專門的「探訪部」；這一部的主幹是張申之，據中國報紙的斷定，他每月得日本人七千元的津貼。這一類的角色或就了一個名爲「遼東協會」的機關，專司中國官署的秘密暗號的獲得的活動，同天津公安局長私人有嚴密的勾結。對於這假如再補充一下：在中國正存在着日本廣大的配置得他自己的保護兵，警察的勢力，與無線電信局等等的領事網的話，那末，這一幅用秘密的偵探的觸鬚抓取全國的企圖是很明顯的啊。

不僅上述的日本偵探和武官的會議預告了一些日本軍閥有決心的步驟，還有許多起始於一九三七年春天的事實也可以證明日本軍隊已準備好了對於中國的新的大規模進攻。

在這個關係中，五月切旬，指揮關東軍的植田將軍在熱河有過一次意味深長的旅行，據中國報紙上說，他還去過察北。植田將軍去調解了在察哈爾的兩個日本走狗，德王跟李守信之間的不親睦，教他們準備目前的進攻。那時候，報紙上發表了一個關於從熱河到察北作爲未來日本進攻的預先準備好的根據地的各種軍備全部運輸的消息。還有一個消息，說是爲了這個任務的減輕，由日本人來建築一條從熱河的承德到察北的多倫的小軌鐵道。六月里頭，報紙上又載着一個消息：察北的運輸由一個駐紮滿洲的日本的混成旅團管理。爲着集中必須的最低限度的力量來進攻華中，在滿洲還有一個地方和其他的軍隊時移動。



578

Handwritten scribbles and marks, possibly including the number 23.

KBC  
G  
731.336

923379